

北平新報社輯

汪精衛先生蒙難記

附：國內國際輿論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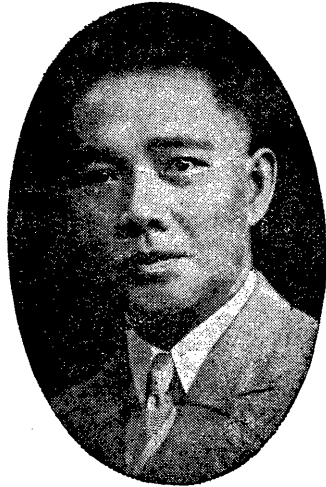
陶希聖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49B



汪精衛先生近影

~~1554882~~

汪精衛先生蒙難記

目次

汪精衛先生近影

汪兆銘啓事

弁言

蒙難事實述略

一 六中全會之開幕及各中委之謁陵

二 汪先生致開會詞

三 遇刺之經過

四 傷勢

五 中央於事後之緊急處置

六 各方之慰問

七 兇犯緝捕之一般

附：國內國際輿論一般

汪兆銘啓事

兆銘負傷以來承親友同志或熱烈救護
或親切訪問至爲感荷現知傷非致命且
得名醫當可不死惟淹臥牀褥浪擲工作
時間爲可愧也謹俟病痊再圖陳謝專此
奉達伏祈 鑒原 汪兆銘枕上口啓

十一月六日

慷慨歌燕市
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二十七年前汪精衛先生刺攝政王被捕後口占

弁言

在此內憂外患交迫，國步艱難，亘古未有之時際，對於終日在艱苦奮鬥中的勤勞的黨政領袖，我們常担心到他的操勞之過度，而又常苦於對他慰藉之無從。六中全會與五全代會之次第籌開，精誠團結的呼聲，竟能從意見素不相同的各方面，在同一時間內，不但呼出而且都爭先作最切實的表示，向心力的表現為幾年來所未嘗有，我們的私衷於此頗不勝其深幸。國內各方相互間摩擦力之減少，無疑地是對外的抵抗力之增加，雖在今後民族鬥爭的成敗還頗不可知，而幾年來羣情所嚮往的通力合作之局，却有了實現的最大可能，則我們的黨政領袖所憂勤惕勵，不惜任何犧牲以求之的，至此亦算多少得到一些代價，聊足以告慰國人也告慰自己。而不幸端倪初見，劇變陡生，身為全國政局民族安危所繫命的汪精衛先生，竟於六中全會開幕之晨，為暴徒狙擊，身中三彈，命瀕於危。正兇因傷斃命，主謀猝難究知。於是而殷殷之羣情，頓復嗒然而若喪，而神經敏感者流，更疑慮憂悶，一若已經嚴重萬分之憂患更將因此而加深其嚴重之程度。其為不幸，寧復可言！

但終於還幸而，在這種種的担心、疑慮、善意和惡意的揣測當中，汪先生創傷的治療已經日有起色；而由幾日來事實之所昭示於吾人者看來，黨國之由分而合的趨向，並不會因此刺案而中阻，我們雖不忍說這是不幸中之幸，而一般揣測之全出無稽，却不待言。在呻吟於醫院中病床上的汪先生，於忍痛之外少此一層顧慮，則政躬之康復，自更能一如吾人之願而特別加速。

此輯之出，即因於上述諸端，欲將所有之事實經過，依南北各報之形形色色的記載，客觀地加以臚列，汪先生傷勢之治療進步的情形，以及此事所給予國內與國際間的影響，全可由此而更分明的看出。至此案背景所在，現既正在政府嚴密緝兇究辦之時，在案情尚未大白以前，我們不欲再作些徒然的推論。俟真相逐明，當陸續輯印。

這小小的冊子固不足以作為汪先生蒙難的紀念，而我們的紀念却只能先從這裏做起。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蒙難事實述略

一 六中全會之開幕及各中委之謁陵

六中全會一日晨開幕。

八時各中委先行謁陵，到蔣中正，汪兆銘，孫科，于右任，林森，蔡元培，戴傳賢，閻錫山，張學良等八十餘人。由林森主席，如儀行禮後，並獻花圈，全體入靈寢瞻謁遺容，旋攝影禮成，紛返中央黨部舉行開幕典禮。開幕式於九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禮堂布置莊嚴，儀式亦極隆重，到中委百餘人，各機關代表及黨部職員共千餘人，由汪兆銘主席，領導行禮後並致開會詞，（詞另電）詞極懇切，歷二十分鐘始畢，即奏樂攝影，禮成。（中央社一日南京電）

二 汪先生之開會詞

汪兆銘在全會致詞，原文如下：『各位同志，自從五中全會開會以後，因種種關係。至今日才能開六中全會，各位委員，由各處來京出席，其人數之多，為本屆紀錄所未有，在這一點，可以充分表出各位同志奮鬥之精神，這是極可欣慰的。六中全會開會以後，緊接着就是五全大會，所以六中全會是四全大會之結果，同時也是五全大會之開始，所以這一次的開會，其意義非常重要。我們記得四全大會開會的時候，正值國難嚴重，所以四全大會的口號，是「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四全大會之後，自一中全會以至今日，各位同志，都是本着「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意義，努力去做，我們固然不敢說我們的努力，已得有完滿的結果，但是歷次全會，都是照着這方針而進行的。如今五全大會，開會期近了，國難嚴重，比之四全大會時候有增無減。我們在這幾年當中，看見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了極大之成績，其他建設也得有若干成績，但這種成績，並不能使我們得到滿意的安慰，就是因國難並未解除，而且更加嚴重。我們須要更加勞苦，更加努力，照

着四全大會所定方針做去，並以之貢獻於五全大會。自五中全會以至今日，所有各種工作，在此次全會，理當有詳細報告，恕不先述。今當開會之際，所能報告者，便是精誠團結的精神，永永不散，我們對於國難之痛心，增加了我們無限的努力，我們決心以無限的勇氣來担负這責任，來謀國難之解除。我們盼望本此精神及其決心，在此次全會裏得到極有價值的討論，因而得到極有價值的決議以見之實行。」

（中央社一日南京電）

三 被刺之經過

(1) 舉國矚目之六中全會，已於一日晨九時舉行莊嚴隆重之開幕典禮，詎典禮告成，全體中委攝影完畢時，突發生嚴重之狙擊案，致中常委兼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被兇手孫鳳鳴槍傷，實為中央黨部空前未有之驚人兇案，各方均異常重視。兇手孫鳳鳴及助犯二人均當場被捕，茲誌各情如次：一日晨九時全體中委，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六中全會開幕典禮，由汪委員主席並致開幕詞。禮成後，全體中委均赴第一會議廳門首攝影，攝影時，各中委分五排站立，汪與張靜江，閻錫山，張學良，張繼諸委員，均列於第一排攝影，於九時三十五分完畢，各委員即相繼返身，擬走入會場，該兇徒即於此時向汪院長開槍。兇手孫鳳鳴，衣西裝並着夾大衣，當攝影時，偕其助犯二人混雜於攝影機旁之觀衆中，並無若何異態，故未為他人所注意。迨攝影完畢，各委返身擬入會場時，該兇手突由人羣中走出，由大衣口袋中，拔出手槍，乘人不備，向汪院長連連射擊，汪院長當即倒當地。兇手開槍時，立於汪院長旁之中委張繼比，立即馳至兇手背後將其攔腰緊抱，然兇手仍無目標，亂放數槍

，前後共約七八槍之多。此時張學良亦已奔至兇手前，舉足將其踢倒，汪院長之衛士亦舉槍向其開放一槍，兇手當即倒地，而立於兇手後之二助犯立即奔跑，但卒爲警衛所執。當汪院長受傷倒地時，已步入門內之蔣委員長因聞槍聲由門內奔出，見狀立即趨前將汪院長扶起，并由各委員協助，抬至會議室內，一面立即用電話通知中央醫院，該院院長劉瑞恒，及外科主任沈克非，聞警立即率救護車馳至中央黨部，當將汪院長傷處稍加包紮，使其仰臥救護床上，由蔣委員長及孔祥熙，褚民誼，陳樹人，汪夫人陳璧君等，抬上救護車，送至中央醫院醫治。蔣委員長及陳璧君，并親自伴送前往，蔣委員長旋即返回中央黨部出席會議，聞汪院長傷勢尙不嚴重（傷勢另錄中央醫院診察紀錄）。兇手孫鳳鳴被擊後，亦車送中央醫院醫治，俾能審訊口供。除汪院長外在中央要人未有他人受傷，僅工友一人足部遭一流彈，尙無大碍。當事變發生後，中央黨部担任警衛之警察，立時全體出動，旋行戒嚴並斷絕交通，加以搜查。警廳長陳焯，憲兵司令谷正倫，均親臨指揮搜查，至下午一時許始完畢。當繼續捕嫌疑犯數人。大會預備會則仍於十時告開會，主席于右任並致詞表示遺憾，張隱氏將目擊兇手行兇，及捕獲經過，詳細報告，出席委員對此不幸事

件，均異常補心。散會後均赴醫院探視。查兇手孫鳳鳴，係本市晨光週訊社之外勤記者，年二十餘歲，於三十一日曾向中央黨部新聞記者招待處領得六十三號出入證，未有人疑其曾作此不法之事，當事變發生時，憲警立即馳往該社包圍搜查。現在孫鳳鳴已送醫院，助犯嫌疑犯等均已拘押，將嚴加鞫訊。至行兇之動機與背景，須待嚴訊後，始能明悉云。（中央社南京一日電）

（2）汪院長遇刺經過：迄三時半情形如下：晨九時一刻，全會開幕畢，中委集階前攝影，汪立前左方，攝畢俱轉後階，此時一青年自旁擠過，距汪三尺許，連放三槍，汪立倒地。張繼原立汪前，聞槍聲轉汪後，將兇手抱住不放，兇手亂開槍，又放五下，張學良趕到，將兇手打倒，交警察。先是清早謁陵時，蔣委員長之衛士見有三男一女徘徊蔣前後，形跡可疑，遂加注意。至中央會畢，羣出攝影，蔣隨行隨與葉楚傖談此後會場戒備事，未行至階前而變作，蔣乃登樓，此時各中委俱由階前擁入。蔣再下樓，與陳璧君同坐地上扶汪，汪中槍後猶能步行，過廊入廳，始倒地，神志甚清，語蔣及其夫人，謂背後一槍須注意。計汪其中三槍，一在左腮，槍子留內，一在左上腕，係擦傷，一左肩下。遂急召中央醫院醫士送入醫院，被捕

之正兇，持晨光社記者證，名孫鳳鳴。事發後中央黨部閉門搜檢，有兩人圖逃，逃上樓匿圖書館，蔣衛士查明，即陵園徘徊之人，遂圍圖書館，爭執多時始就逮，另擊傷一嫌疑犯。汪入院後，上午愛克司光檢查，胸前甚好，背後一子尙查不清，汪體溫脈搏俱如常，惟左腮浮腫。下午三時本報記者往醫院慰問，知正行手術，取腮際子彈，並再以光線檢查背後子彈究在何處，聞已知胃部無恙，在肺之下。醫生云：依現狀無危。自晨至此時慰問者雲集，蔣及孔祥熙以代表全會名義往慰，馮玉祥三時半到院，醫囑不見客，兇手供曾隸軍籍。（大公報南京一日下午八時發專電）

(3) 汪精衛先生遇刺的消息，正如晴空霹靂，使首都各界大大吃驚。本社記者三人參觀全會開幕禮後，未待看中委攝影，即出中央黨部，往看西北文物展覽會，旋過江赴浦口，歡迎馮煥章先生。假令晚出中央黨部十分鐘，則將目擊兇變，而將與記者團不許外出，下午二時始得自由也。在浦口站上見最後過江來者，始知此變，張溥泉先生親爲述其捉捕兇手之狀，而其時路局中人，對迎馮之記者團，亦漸加干涉，在澄平渡船上不許記者團入頭等艙。余無記者證，混在友人羣中得入焉。蓋刺汪兇手是初聞記者，於是報界頓時已受影響，此後各報在京記者行動上，定

有若干不便矣。

如此大事，理宜用電報隨時詳報。頃聞余等正午所發之簡單加急電，尙在檢查處未發，雖又寫一較詳之電，但十九恐發不出，只得先用快信敘述若干經過，待見報日，多半已成明日黃花矣。

開幕禮汪先生致辭，當時殊感其精神不佳，不料遇此兇事。據在場數中委相告，當汪攝影甫畢，大家向後轉之時，忽有一青年自對面人叢中擠向前來，出手槍逕向汪先生連擊三下，汪猶勉強步行，入門而倒。當槍聲起處，張溥泉先生正立在兇手前，聞槍聲轉出其後，以全力抱之，兇手即亂開槍，又放五響，張漢卿先生趕到，將兇手壓倒地上，遂交警察帶去。先是晨八時謁陵時，有三男一女之一幫，時欲接近蔣先生前後，衛士生疑，欲檢查未果，只以手遮之，勿令近前，並報告蔣先生。至中央黨部後，蔣即責執事人員，謂秩序不整，當出場攝影之時，蔣先生由葉楚傖先生隨行隨談，即談秩序事，故彼兩人獨未及參加攝影也。槍響後，蔣之衛士即注意尋覓陵園徘徊之三人，旋認清凶手即其中之一，而其餘二人逃向樓上圖書館，出槍拒捕，但未放槍，羣圍之亦就逮焉。又聞另擊傷一嫌疑犯。又該三人之女伴，

聞亦逮捕，但情形尚不明。正凶名孫鳳鳴，所持爲晨光社之記者證，乃今晨纔發出者，此社素不知名，報界人不悉其內容，聞正凶供曾隸十九路軍，現在困於生活，其餘尙不肯供，此迄下午四時所聞消息也。

汪先生中傷三處，一在左臂，係擦傷，全不要緊，一在左腮，子彈尙留在內，但所入不深，一從背後射入者。汪倒地後蔣先生趕到，與汪夫人同坐地上扶持之，汪云背後一槍要注意，神志甚清，入院後午前照愛克斯光，胸前全無傷損，背後之槍子，尙未查明。記者下午三時偕數友人往醫院慰問，知其時正用手術，取面部子彈，並將再照愛克斯光查背後之子彈。據醫生云：入院以來，體溫脈搏俱無變化，心臟甚好，病人甚清明，惟腮腫略有痛苦，依現狀言無甚可慮，背後子彈之部位在肺下云。自午迄晚，往病院慰問者不絕，馮先生三時半來，亦未得見，簽名而去。自出此事後，首都政界甚爲震動，然因傷勢不甚重，皆盼禱其平安。今日午後一切問題都無暇談，相見者莫不關心汪先生之安危也。（大公報一日下午六時南京特訊）

(4) 汪院長遭狙擊受傷後，神志極清。據劉瑞恒談：如開刀後無併發症，可

望無性命慮。當汪被刺時，汪夫人陳璧君態度鎮靜，抱汪入懷，以穩莊嚴之詞溫慰汪氏謂：「革命領袖，被匪行刺，乃當然之事。」槍聲後數分鐘，有一穿西裝者，在交際科以電話報告暗殺事件，經黨部工作人員查覺，有重大嫌疑，當盤詰後，解交警廳。蔣於開會式後，由禮堂步至會議廳時，發現一未帶證章者。對於秩序紊亂，頗不滿，故先上樓等候開會，而未拍照。迨聞槍響後始出，與曾仲鳴扶汪入室。（北平晨報南京一日下午十一時專電。）

（5）一日六中全會開幕禮後之暗殺案經過，據本報記者目擊情形，茲詳誌於後：當攝影時，中委最前排，由左自右爲何成濬，潘雲超，洪陸東，張繼，邵元冲，汪院長，于右任，張靜江，陳果夫，張知本，林主席，柏文蔚，閻錫山，孔祥熙，王法勤，李石曾，孫科，顧孟餘，黃紹雄，陳樹人，汪後爲戴傳賢，朱家驊，王祺等。各委攝影後，各中委返身進第一會議廳，故最前排者入室最遲，陳公博由後塔跳下時，猶笑容可掬。不意在此時間，兇手孫鳳鳴即由人叢中急奔至汪身後，取出長約四寸之小槍對準汪背後連發四槍，其聲如滂爆，汪雖往前行，但已應聲倒地。蔣委員長稽氏誼聞聲均外出，扶汪急進。張學良，吳鐵城則雷勇趨出指揮捉兇手

時張繼適在急抱兇手不放，張學良猛踢一脚，餘黨二助手，正擬協助行兇，以汪之護士向兇手開槍，急擬奔逸，但已當場拿住。兇手中彈後倒地，護士中有前來踢毆者，爲巡官所止，蓋欲生擒取證。但槍聲既不絕，秩序已大紊亂。急電中央醫院派紅十字車二輛，分載汪院長及兇手送院治療，由曾仲鳴抱扶，曾頸染血，故謠傳曾受傷。惟周啟剛僅傷足，一工友往衛護亦受槍傷，餘委均無恙，惟張靜江以腿病不能起立，甚焦燥。汪夫人陳璧君已進內，聞槍聲急出，隨汪同赴醫院。是時內外宣布戒嚴，不准出入，攝影師記者均被驅至一旁，嚴行搜查。女記者一人在交際科借打電話，有參與暗殺案嫌疑已被捕，並在衣袋搜出手鎗。餘分別搜查，全部人員軟禁三小時始出。午後黨部放假，禁出入。孫鳳鳴年三十二歲，滌人，履歷不詳，報界多不識其人，係均爲晨光通訊社外勤。該社在京無地位，兇手行動，有組織，當局在嚴偵中。本報記者午後赴中央醫院，探視汪病，據沈克非談，外傳係達姆彈不確。各要人外賓均往候問，惟僅蔣，孔，邵，裕，上二樓慰視，聞汪神志極清。

（天津益世報南京一日下午九時十五分特訊）

（6）今晨六中全會開幕禮畢，九時半在第一會議廳門口攝影時，竟有暴徒二

人，持手鎗對汪精衛射擊，汪中三鎗仆倒。暴徒孫鳳鳴被中委張繼自後攔腰抱住，張學良拍落其鎗，猛踢其人倒地，汪之衛隊開鎗，中暴徒，當場就擒。蔣其時適在室內。嗣軍警把住黨部大門搜索，獲嫌疑犯六人，中有女子一名，亦挾有手鎗，跡其行動，目的似不止汪一人。暴徒之得混入會場係新近托名辦晨光通訊社，向中央黨部登記，領得出入証。登記時，社長名胡雲卿，當軍警馳赴搜索，人已逃空，有文件焚燬，餘燼未熄，檢其遺留斷片文字，多惡化宣傳語。汪被刺後，蔣即令火速以電話召醫生，親在院中指揮抬昇，狀甚焦急，汪到醫院後，蔣即馳往醫院，看護數小時之久，餘全體中委皆赴醫院探視。汪夫人陳璧君當汪刺後，態度鎮靜，抱汪溫慰謂：「革命領袖遭匪行刺，亦意中事。」汪到中央醫院，經劉瑞恒沈克非之診斷，彈入創口不深，總血管亦未破，下午再照愛克絲光。汪神志極清晰，劉瑞恒謂如開刀後無併發症，可望無性命之憂。兇手孫鳳鳴被擒時，被汪衛士亦擊一槍，傷腿部，奪槍時受警士之拳擊，傷胸部，亦送入中央醫院。經警廳盤詰，堅不吐實，僅稱徐州人，曾在某軍當排長。中央黨部於出事後，斷絕交通，凡在內之人，除中委外，無論黨部職員新聞記者，皆經軍警檢察，至午後二時放行。聞兇殺事件，經黨部

工作人員查覺有同犯嫌疑，當解交警廳。中委周啟剛有流彈自其袴腳穿過襠部未受傷，電影科科长張冲查明暴徒所持手槍係左輪手槍，尚有彈二粒未發出。（申報一日南京專電）。

（7）今晨十時甫過，六中全會開幕典禮畢，各委員集於會議廳外攝影時，忽鎗聲連響，頓見汪院長倒於地，一時秩序大亂，見有二人，各握冒烟之手槍，倉惶圖逃。時衛兵已集，即開槍中爲首之兇手，當擾攘之際，同黨兩人逃入中央黨部，該廈即爲軍警包圍，旋由張學良率領多人入內擒獲，張曾赤手奪得其中一人之武器，而踢之倒地。禍起時，蔣軍委長適在黨部大禮堂，聞槍聲後，急趨出，扶汪入汽車而赴醫院，汪共中三槍，一由背入，穿過左肺，一中左頰，一中左臂，口冒鮮血。未幾蔣軍委長入醫院視汪，汪已能言語，蔣勸其勿發言，靜心休養，汪入醫院後，即經醫士施用手術。據在旁觀看之某要員聲稱，汪之傷勢，不若初料之沉重。行兇目的，現猶未查明，爲首兇手，名孫鳳鳴，亦經送入醫院，施用手術，聞傷勢頗重。其人年約二十，衣西裝，外置夾大衣，兇器匿於大衣袋內。迄今已拘獲嫌疑犯六人，當局刻仍在全城搜捕餘黨。孫在京設有辰光通訊社，出事後，警察前往搜查

該社，至則闖無一人。當局現已取緝密計畫，保護到京與會之各委員。馮玉祥今晨亦抵浦口，由何應欽等過江迎之，當時僅許官員入車站，新聞訪員欲見馮者，均遭拒絕。當攝影時，各委員共分五排，汪精衛閻錫山張學良張繼等均在最前之一排，兇手與其同黨當時雜於各委員對面攝影機旁之人叢中。攝影既畢，各委員正欲返大禮堂時，兇手即由人叢中奔出，向汪開槍，汪應聲倒地，張繼奮勇奔至兇手之後，而緊抱之，但兇手乃連放七八槍，而張學良亦奔往，助張，舉足猛踢兇手，兇手始倒地，武器被奪。當擾攘之際，汪之衛隊將兇手擊傷，同黨兩人，乘亂混入人叢中，但卒為張學良擒獲。張繼未受傷，除汪與兇手外，其他受傷者，僅黨部僕人一人中流彈，並無大碍。（路透社一日南京電）

（8）據可靠消息，其中委談，昨晨全體中委謁陵時，車輛賓客等，秩序未見整齊。除中委所乘各車外，有職員，有記者，尚有參觀者，且發現有人乘車時時蹣跚。蔣委員長，當時一二感覺異狀者頗疑警衛方面殊有欠缺。回抵中央黨部開會時，蔣即分別責令主管人員注意，迨開會儀式畢後，各委均先後至會議廳外，攝紀念影，其時場外秩序即不甚佳，而蔣委員長與葉秘書長楚愴正在會議廳談話，指示會場

內外佈置，警戒方面，應行改善事宜，且方欲相偕出門攝影，而兇手孫鳳鳴刺汪事變已作，蓋各中委不及再待，已先攝影也。當攝影畢後，各中委正返身步上台階，重入會議廳時，兇手冒充攝影記者，先以攝影箱對準汪院長，作欲攝影狀，故衆皆未之留意，不圖彼即扯開攝影箱，拔槍狙擊，秩序更亂。幸張溥泉、張漢卿兩委員先後擒住兇手，吳鐵城委員之衛士亦擊中兇手一槍，故兇手及其助手輩，未能再逞所欲。事後又聞孫鳳鳴，於開會時，本欲混入禮堂，因所領出入證爲未許入禮堂者，故被擯於門外，其所以遲遲狙擊，必待攝影完畢而後出此者，其意蓋尙有所待，目的原不止在汪院長一人。故今後除一面宜盡力爲汪院長治療外，對六中全會及五大大會之戒備，確宜更加嚴密云。（上海晨報社特訊）

（9）記者頃晤曾仲鳴，出示路透社所記，一日中央黨部凶案之情形，述其時汪夫人曾謂汪先生必不死，如汪之命必死則早死於二十七年前刺攝政王之時矣。曾氏見之搖頭微笑，並謂所記與事實頗有出入。記者旋即以當日曾氏在場親見親觀之實情。曾氏云：汪先生中槍後，汪夫人由中央黨部樓上聞警回身趕下，其時汪先生滿面鮮血仰臥地上，惟神色甚好，且發音明亮，見夫人伏其身傍，手扶其中槍之首

，即謂夫人曰：『我身中五槍想必死，我爲革命黨結果如此，毫無遺憾。』又云、我與君三十年來同志趣共患難，亦無遺憾。我無遺憾。』汪夫人答云：『是是，人必有一死，吾等革命者，即或不幸，我仍必繼續努力，兒女教養事，我完全負責，君可放心。但君今已受重傷，不宜多說話，當速赴醫院救治，能不死，固尙可努力，即死，在我等革命者，亦不過如此而已』。其時蔣委員長亦以一手扶汪之首，與夫人相對面，張學良，褚民誼，陳公博等亦均在旁照料，汪夫人又謂陳公博曰：『此非哭時，當即告醫生及兒婿輩，但勿即告我母』。旋經蔣委員長及汪夫人，及我等將先生送往中央醫院。此外汪夫人別無其他談話，惟不斷叫人不要驚慌，快叫醫生耳。以上爲當日經過，上述該社所記汪夫人之談話不特與事實不符，且殊覺滑稽也。

（中央社四日南京電）

四 傷勢

甲，十一月一日經過情形

(1) 一日晨九時半，六中全會開幕典禮畢，各委員至會議廳外攝影後，正欲上樓開會之際，突有兇手躡入開槍，傷及汪院長，計共中三槍，一槍中左頰，一槍中左臂，一槍中背肋骨上。約於十一時到中央醫院，據醫生以愛克司光檢查頰上之傷，幸未入骨，彈尚在皮裏骨外。左臂之傷，槍子已出，未傷及骨與脈管神經。至背肋骨之傷，愛克司光尚未照見子彈所在，因汪院長需要休息，故擬下午再行檢查。目下汪院長精神尚佳，說話清晰，惟覺背脊作痛，左眼皮下浮腫，據中央醫院醫生聲稱，各傷當無大礙云。(中央社南京一日電)

(2) 汪院長不幸被兇犯孫鳳鳴狙擊後，中央各要人對此事莫不憤慨異常。蔣委員長及閻錫山，張學良、孫科、戴季陶、居正、于右任等，全體在京中委及各機關長官，均先後赴院慰問。一日甫行抵京之馮玉祥得訊後，亦立即赴院探視，各省

市及海外來京出席五全大會之代表，亦皆痛心疾首，紛紛赴院探詢汪院長病狀。據悉兇犯所用之手槍，係四寸勃朗林，且藥力不足，故汪院長雖中三槍，但均非要害，傷勢並不嚴重，下午亦毫無變化。除由中央醫院診治外，並派機赴滬迎接骨科專家牛惠霖，於下午三時來京協助診治。汪院長背肋所中之彈，於下午三時許已用愛克司光驗出。據醫生言，汪院長政躬決不致發生危險。（中央社南京一日電）

（3）汪院長住中央醫院二五一號房間。十一時後，蔣委員長，孔祥熙，何應欽，閻錫山，楊永泰，陳誠，徐謨，朱培德，及在京各中委一百餘人，均前往慰問，僅將孔親入汪室，蔣孔面致慰問之意，汪欲稍談，蔣請休息靜養，旋即辭出。據稽民誼於下午一時三十五分在院告中央社記者，謂汪傷勢已驗明僅背肋骨槍傷一處，須待下午詳細檢驗再施手術。頃間醫生診察，汪體溫三十七度八，脈搏每分鐘八十八次。汪夫人陳璧君及男女公子暨曾仲鳴等，均在院隨侍。汪精神極佳，言語如常，頗謂余傷勢不要緊，不要慌。（南京一日中央社電）

（4）汪院長左頰及背肋骨兩彈，經入中央醫院由沈克非劉瑞恒用愛克司光查後，情形頗好。因汪院長雖中三槍，但均非要害，傷勢並不嚴重，下午亦毫無變

化。此肋所中之彈，係於下午三時許用喬克司光驗出。四時許施田手術，將左頰一彈取出，汪於施用手術時，因體力強健，不欲施用麻藥，但因開刀傷口長約寸許，故面部略現紅腫。背肋一彈，因嵌在兩背肋之間，一時不易取出，但並無大碍。據醫言：『將來縱不取出，亦無關係』。五時後，手術完竣，汪精神仍極良好，並略進水菓，據十時所得醫生報告，汪體溫及脈搏仍與入院時相同，毫無變化。蔣委員長葉楚傖張學良等八時復赴院探視。（南京一日中央社電）

（5）三時後迄發電時，汪院長病勢如次：下午四時曾一度施用手術，因左頰腫，彈未獲，擬俟腫消再行取出。背脊部彈未覓到，醫言即留在內亦無妨。汪精神甚佳，溫度脈搏如常，並無可慮。記者至院探詢時，張學良正慰問後辭出，葉楚傖，褚民誼亦在院，劉瑞恒始終在院診視，各人皆抱樂觀。汪遇刺時，陳璧君在側，態度極鎮靜，當向汪慰問謂：『革命領袖遭匪徒行刺，亦意中途徑』。汪至院後，言語如常，頗謂「傷勢不要緊，不要慌」，神態可見一斑。（大公報南京一日下午十一時發專電）

（6）汪傷勢午後無變化，三時許日照喬克司光檢驗背肋骨彈傷處。馮玉祥抵

京後，三時赴院探汪，因汪正施診察，未入室見面。于右任，邵力子，劉峙等數十人，亦於三時後赴院慰問，由曾仲鳴招待。（中央社南京一日電）

（7）某要員今夜十一時始離汪院長臥榻，據謂汪正靜臥，今日午後施用手術，歷兩時半之久，未用悶藥，但注射高根液，左臂創傷，不難診治。但其他兩處彈傷，則較困難，入左頰之彈，擦及一骨，致有碎片落於左眼中，故左眼現發炎，經裹治後，醫士決俟明日炎退後再用手術。由後背穿入之彈，在第六第七肋骨之間，兩肋骨均觸及，彈伏肉中，但內臟未傷。（路透社一日南京電）

（8）關於汪院長傷勢，中央社記者於一日晚十二時再赴中央醫院探訪，據醫生談，汪院長傷勢毫無變化，脈搏與體溫仍與入院時相同。（中央社一日南京電）

乙，二日經過情形

（1）汪院長被狙，迄二日晨十時，已達二十四小時，治療傷勢經過極佳。據中央醫院二日晨十一時發表，今晨汪溫度三十七度五，較昨日減低一分，脈搏八十二次，呼吸十八次，均與常人同。一日晚睡眠甚好，故二日晨精神尤佳，言語如常

，態度安定。二日晨略進牛奶雞湯橘子水等食物後，並索閱報紙，因醫囑不能過勞，僅將中央日報進陳，汪略閱一過，即由陳璧君將各項要聞唸讀一遍，汪聆後頗覺愉快。左頰傷處紅腫略見消退，左臂皮傷已結口，背脅骨傷處彈在肋骨夾縫中，至二日晨十時後，已滿二十四小時，並無發炎現象。二日晨八時，林主席蔣委員長，即往醫院慰問，入室親致存慰。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熊式輝，吳忠信，黃紹雄，陳立夫等數十人，亦均先後赴院探視。蔣並在第一次大會中，將汪治療經過良好情形，向各委報告。又中央醫院十一時正式發表汪傷勢報告如次：汪院長於一日下午四時，用局部麻醉施行手術，將左面頰上數碎骨，及小彈片取出，在背部之傷經洗淨縫合，夜睡安適，本早體溫三十七度半，脈搏八十二，呼吸十八。在上海之白良知 Dr. Branch 醫師，本早到京，會同劉院長瑞恆，沈主任克非診治，據會同發表汪院長傷勢不重，經過良好。（中央社二日南京電）

（2）汪院長前日昇送中央醫院後，由該主任沈克非主治，院長劉瑞恆從傍指導，為鄭重計，並由孔祥熙帶住上海，增聘美籍醫師（曾任滬紅十字會醫院外科主任）白良知，於二日晨來京，幫同診治。白氏到達中央醫院後，重與劉沈二氏再度

用愛克司光檢查子彈所在處，查汪所中三槍，一中左頰，一中背肋間，一中左臂，現因左頰微腫，施用愛克司光檢查時，角度不易準確，擬俟腫勢退去，再行取出子彈。背肋間所中一彈，將來創口結合後，於康健方面毫無影響，雖劇烈運動亦無妨礙，以是決定不必取出。至左臂所中一鎗，子彈並未深入，僅係皮傷。至背肋間創口，經洗淨縫合，已漸結口，尤爲趨入良好途徑之象徵，故醫院發表謂與常人無異也。（中央社二日南京電）

（3）汪院長被狙，迄二日晨十時，已逾二十四小時，治療傷勢經過極佳，一日晚睡眠甚好，故二日晨精神尤佳，言語如常，態度安定。二日晨，略進牛奶雞湯橘子水等食物後，並索閱報紙，因醫囑不能過勞，僅將中央日報進陳，汪略閱一過，即由陳璧君將各項要聞唸讀一遍，汪聆後，頗覺愉快。左頰傷處，紅腫略見消退，左臂皮傷已結，口背肋骨傷處，彈在肋骨夾縫中，至二日晨十時後，已滿二十四小時，並無發炎現象。二日晨八時，林主席蔣委員長即往醫院慰問，入室親致存慰。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熊式輝吳忠信黃紹雄陳立夫等數十人，亦均先後赴院探視。蔣並在該院闢室，隨時蒞臨省問。汪夫人及長女公子，澈夜宿汪房內看護。（上海

新聞報專電

(4) 汪院長所中之三彈，尙留一彈，未取出。經用愛克司光鏡檢察，該彈係自背部射入，現在第六胸椎骨旁下肌肉內，以彈力不強，射入後爲胸椎骨所阻，故脊髓及肺部，均未受傷，僅微傷胸椎骨，絕無碍。聞白良知，劉瑞恒，沈克非三醫師，皆以汪素患糖尿病，雖經醫愈，亦不宜施用全部麻醉。汪自一日晨九時半受傷，迄二日午二十七時餘，體溫脈搏，均較傷時良好，對該彈均主不即爲取出，預計如不影響汪氏本症，汪傷可絕對無虞，經數星期調攝，即可痊癒。(上海新聞報南京專電)

(5) 迄二日下午四時半止，汪院長病象如昨，飲食能進水菓及牛乳等流質，神志仍極清醒，晨間並索報紙。到院慰問者，自晨至夕，絡繹不絕，特設招待處於樓下會客室，派員招待，並隨時報告汪之狀況。特許入病房者除陳璧君家屬外，祇蔣與褚氏誼曾仲鳴等三人。公私汽車行經中央醫院前後一帶者，一律禁止掀按喇叭，以防驚擾。汪遇事發生後，一般論調對張繼及張學良之奮不顧身，擒獲正犯，表示贊佩，否則事態將不可想像，並以張繼原立汪側，亦與該犯對面，竟奔至該犯身後，將其攔腰抱住，認爲更屬危險。正犯孫鳳鳴被捕時爲一便衣人連擊兩槍，就

擒後復被汪衛士擊中一槍，傷勢過重，送中央醫院後，延至二日晨三時斃命。警廳所獲幫兇及嫌疑犯共九人，仍嚴訊中。現正嚴究其主使人。（大公報南京二日下午八時發專電）

（6）汪左頰仍腫，用愛克司光檢查時，角度不易準確，將俟退炎再割取子彈，背肋間一彈將來創口結合後於健康可無影響。蔣一日晚至院慰問，二日晨七時又往探視。少頃林主席亦簡從而來，同至汪病榻殷殷致慰。國內外慰電二，如雪片飛來。（大公報南京二日下午十時發專電）

（7）汪院長二日下午，更趨良好，按時進用雞汁橘子水等物，精神亦頗安適。據中央醫院下午五時發表報告稱：汪院長左頰傷處換紗布兩次，下午四時，施行破傷風抗毒血清五百單位筋肉注射。此項注射，為例行工作，凡受鎗傷者，均須施行。溫度三十七度四，脈搏八十，呼吸十六，病狀經過良好云云。白良知以汪傷漸愈，滬上醫務待理，下午由京返滬。褚民誼等為使汪政躬早日康復，特又電請東方開刀名手，上海療養院長密勒（現在廣州），及牛惠霖來京協同診治。又于右任葉楚傖及各機關代表百餘人，下午均赴院探視。（中央社二日南京電）

(8) 中央醫院二日下午五時消息，本日汪院長左頰傷處換紗布兩次，下午四時，施行破傷風抗毒血清五百單位肌肉注射。此項注射，在院中爲例行工作，凡受鎗傷者，均須施行，以預防萬一有破傷風病菌之傳染。溫度三十七度四，脈搏八十，呼吸十六，病狀經過甚良好。

(9) 汪入院後經過良好，據醫生表示，最近兩日內如無特殊變化，可保安全。二日先後共進牛乳橘汁，凡四次，當晨興時，並索閱中央日報，略事流覽，旋經醫生勸阻，由汪夫人口誦。(申報南京專電)

(10) 蔣委員長二日晚七時許，再往中央醫院，入汪室面致存慰，歷時甚久。九時沈克非入室檢驗汪氏體溫脈搏及傷處，結果，較下午五時所發表之病况更有進步。沈並語人，汪曾告渠自覺傷勢較日間減輕，身體舒適。中央社記者二日晚十二時一刻赴院探視，據汪左右稱，汪現正安然熟睡中。又稽民誼二日晨電請密勒牛惠霖飛京，協助診察傷勢，頃悉密牛均已準備起程。(路透社二日南京電)

(11) 今晨林主席蔣介石各要人均往中央醫院慰問汪院長，但僅有數人可入汪室，餘者悉由汪夫人接見。中國各地繼續來電慰問。汪今晨略進牛奶後，即索閱報

紙，但僅略視標題，旋由汪夫人側代讀初聞一二則。今晨內政次長陶履謙、警察廳長陳焯、憲兵司令谷正倫、行政院政務處長彭學沛、交次張道藩、實次谷正綱聯合開庭審訊昨日所捕之各犯 內容極守秘密。（路透社二日南京電）

（12）記者今晚赴中央醫院詢汪院長傷勢，後悉其殆已脫險，午後施手術，左頰槍彈已取出，但背部彈子，則尚未取出。（路透社二日南京電）

（13）二日晨抵京爲汪院長診治之白良知醫師，以汪氏傷勢漸愈，滬上醫務待理，已乘二日下午五時車赴滬。惟褚民誼及汪夫人等，爲求汪政躬早日康復，及格外慎重計，特電現在粵中之上海療養院長密勒（按密爲遠東開刀名手），及牛惠霖兩醫師來京，協同劉瑞恒沈克非兩醫師，會商診治辦法，並決定現留汪氏胸椎骨下之子彈，是否須即爲取出。（新聞報南京專電）

（14）素爲汪院長治肝疾之諾爾醫生，月則來綏遊獵，汪被狙擊後，褚民誼一日急電囑傳作義訪諾爾，請其返京治療。傳接電後，立電固陽縣府訪探，該縣二日午已訪得諾爾，定三日由包頭搭機飛京。（中央社二日歸化電）

丙，三日經過情形

(1) 今晚九時本報記者謁蔣委員長於其私宅，慰問其連日因汪院長遇刺案之憂勞。據談：此事爲意外不幸，精神上感受打擊最大，所幸汪先生傷勢已絕對安全，靜養後定能復元云云。另聞蔣自汪案出後甚憂悶，已兩日不見客，今日因汪經過良好，漸釋憂爲喜。(大公報南京三日下午十一時發專電)

(2) 汪院長病益順利，中央要人咸爲大慰。三日晨八時蔣委員長復往慰問。未幾閻錫山亦到院，特別許其入病室看視。汪見閻口稱君來適遇此事，致不能談話，不能招待，殊爲抱歉。閻當慰語請勿言，此刻係專爲看視也。閻旋辭出。汪體溫脈搏均如常，能進牛乳等物，精神甚佳。醫言照此經過，堪稱滿意，背部肋骨間一彈，決不再取，面頰一彈，待其體力稍復，斟酌情形，再行取出。其背部之彈，再進三分，即可傷肺，頰部之彈，如上三分，則將傷腦，此兩彈均以三分之差，未成致命，不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也。(大公報南京三日下午八時發專電)

(3) 汪院長二日夜經過甚好，自二日夜九時三十分睡起，直至三日晨四時二十分始醒，漸又入睡。三日早九時換藥，左面頰部腫已半退，現在左眼已能自行開閉。注射破傷風抵毒血清，無任何反應。小便無糖質。晨八時體溫三十七度四，脈

搏八十，呼吸十七。（中央社三日南京電）

（4）中央醫院三日下午六時發表關於汪之傷勢報告如下：汪院長體溫下午四時爲三十七度六，脈搏八十，呼吸十七。上海之牛惠霖密勒兩醫師，於下午乘機到京與劉院長沈主任會診，汪院長之傷勢及一般情形，俱爲良好。牛密於三日夜車回滬，必要時仍當應召來京會診也。（中央社三日南京電）

（5）汪院長入院已三日，傷勢漸趨佳境，二日夜注射破傷風抗血清針，並無任何反應。午夜睡眠安適。三日晨精神益佳，左頰腫已半退，左眼已能自行開閉。每隔二小時進用雞汁桔子水等物。午後曾睡眠一小時。房內除主治醫師等輪值看護外，汪夫人及稽民誼陳樹人曾仲鳴等皆隨侍看護。三日晨七時許，林主席蔣委員長先後蒞院入病室探視慰問，談十數分鐘，于右任閻錫山馮玉祥戴傳賢張學良邵力子張羣顧孟餘唐生智朱家驊等數十人，亦先後赴院慰問。醫院本規定探視人員祇林蔣可入病房，三日因汪精神更趨良好，故三日晨有數人亦准入房與汪略談，餘則仍由稽民誼曾仲鳴等在另室招待。中樞各要人爲使汪政躬早日康復，特聘密勒牛惠霖來京會治。密勒三日晨由粵飛滬，復由滬偕牛乘歐亞巨型機於下午四時許飛京，由稽民誼

陳克文迎至醫院，四時半診視。以汪傷勢漸愈而滬上醫務待理，故三日夜車即返滬，必要時再來京。諾爾醫師三日並未到。（中央社二日南京電）

（6）汪病因已見起色，徵得醫生同意，除家屬及林蔣外，各院部會長各元老亦得入病室看視。下午五時半蔣復往院看視，自早至暮，到院慰問者共約四五百人，中央醫院門前汽車擁擠異常。（大公報南京三日下午十時發專電）

（7）汪院長在京被狙擊後，即送入中央醫院診治，經過良好。唯因存在肋骨夾縫中之子彈尙未取出，故已分電滬粵邀請東方開刀名手牛惠霖，及上海療養院長密勒（現在廣州）入京協同診治，俾汪院長政躬早復痊癒。牛氏奉電後，即於昨晨七時冒雨赴龍華飛機場，擬乘中航滬漢飛京，詎抵場後陰霧更烈，不能飛行，直至下午二時，陰霧稍退，始離滬飛京，協同診治云。（中央社上海訊）

（8）著名外科醫士密勒，刻在此出席第三屆全國醫學大會。奉南京急召，今晨乘飛機赴京，爲汪院長療傷。（路透社三日廣州電）

（9）諾爾醫士，三日晨由包頭飛大同，原擬逕飛京，嗣因氣候不佳，仍折回包頭，定四日南飛。（綏遠三時下午十日發專電）

丁，四日經過情形

(1) 中央醫院四日晨九時正式發表，關於汪院長傷勢之報告如次：汪院長傷勢及一般情形均有良好進步，額部縫線四日早業已除去，四日晨體溫為三十七度，脈搏八十二，呼吸十八。(中央社四日南京電)

(2) 汪昨晚十時入睡，四日晨六時始醒，服甲雞汁等液體食物，七時後蔣與吳稚暉徐謨等多人往視，汪親接見，蔣等去後，汪復瀏覽報紙。汪左右稱，就目前情形觀察，汪短期可痊，本月內當可出院休養。汪公子孟晉四日返京，省視乃父。

(大公報南京四日下午十時發專電)

(3) 汪院長傷勢，四日益趨佳境。據稽民誼談：數週後可完全康復。四日晨七時許，蔣委員長先抵院探視，見汪傷勢益好，極為欣慰，與汪稍談即辭出。七時半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三元老至院慰問，與汪談半小時之久，精神健朗，毫無倦容。此後赴院探慰之林主席，孫科，葉楚傖，及三四日來未曾親入病室之各部會長官，皆入室晤談。汪並索閱報紙，流覽國內外重要消息，並時以全會開會詳情，詢

問左右，足徵其精神良好之一般。索勒牛惠霖兩名醫，三日抵京，診視結果，認汪傷勢決無妨碍，對劉瑞恆、沈克非及白良知診治方法與意見，亦完全贊同，故三日夜返滬。現顙部縫線已除去，腫勢亦漸消失，三二日內即能平復。至背肋之彈，取出與否，毫無關係。汪今日除仍按時進用雞汁橘子水牛奶外，並又進用菠菜及西米粥，食量亦已增加。特來為汪診病之諾爾醫師，四日下午五時二十分由包頭乘專機抵京，政院派員迎赴醫院，六時許詳加診視。據悉汪之糖尿症宿疾，此次並未因被擊受傷又復發。醫院發表汪四日上午下午之體溫均為三十七度，脈搏八十次，呼吸十八次。（中央社四日南京電）

（4）汪院長在京被狙擊後，即送中央醫院診治，因存在肋骨夾縫中之子彈尚未取出，故特分電東方開刀名手牛惠霖索勒兩醫生，於一日由滬搭乘飛機入京，為汪診治，俾早復健康。牛密兩氏抵京，一度為汪診治後，當晚即乘坐夜快車出京來滬，四日晨七時十五分抵滬。中央社記者四日晨往訪牛氏於其診所，據談汪院長傷勢，自經劉瑞恆沈克非兩氏日夜極力診治後，經過良好，面部紅腫，亦已漸退，精神甚佳，惟胃口略遜，在肋骨夾縫中之子彈，現尚未便開刀取出。據本人經驗上所

得，子彈存留體內，亦無危險，所以該彈取出與否，無關甚係。汪院長素患糖尿病，宿病新痊，又經此傷，所以對於醫治與調養方面，當益加留意。向為汪氏診治內症之諾爾醫生，業已由包頭起程飛京，四日可抵京，為汪診治，俾胃口轉佳早復健康。中央醫院對於探視汪院長者，除特許者外，概不接見，俾得靜心安養。該院並派看護三人日夜輪流在楊旁看護。病房兩旁為汪氏眷屬所居，牛氏并擬於日內再行入京一行云。（中央社四日上海訊）

戊，五日經過情形

(1) 據中央醫院五日十時發表汪院長傷勢報告，益趨良好。汪院長五日八時，體溫為三十七度一，脈搏八十，呼吸十六，左面頰部之腫，逐漸退消。諾爾醫生仍留京云。（中央社南京五日電）

(2) 五日晨七時許，林主席至中央醫院探視汪病時，汪已醒，當接談約一刻鐘。旋進早餐，為牛乳稀飯等食物，食量較前已增。八時醫院發表報告：汪體溫三十七度一，脈搏八十，呼吸十六，左面頰部之腫逐漸退消。諾爾醫士伏暫留京，

俾隨時注意檢查宿疾。又汪背肋之彈決定不取出，爲更策安全，褚民誼已電請協和醫師來京診視。張發奎五日中午至院視汪後，下午五時赴滬，王正廷同車行。（大公報南京五日下午八時發專電）

（3）汪院長傷勢，愈趨良好，飲食分量遂漸增加，體溫減至三十七度，與常人相同。蔣委員長於上午七時半及下午五時許，兩度赴院探視，敘談甚久。林主席、于右任、孔祥熙、蔣作賓等，亦至病室晤談。醫院於下午六時正式報告，汪院長本日下午四時，體溫三十七度，脈搏八十，呼吸十八，一般情形良好。（中央社南京五日電）

（4）汪院長自被刺入中央醫院，蔣委員長每日必至院看視，非常關切，並曾召顧孟餘谷正綱等談話，謂不論刺案背影如何，查明後，決要嚴辦。至汪傷勢，近日確益趨良好。昨日（五日）記者在北大某教授處，見到鐵次曾仲鳴來電，原文如下：銜略，冬電敬悉。汪先生病况，經過良好，不日可望康復；承問至感；並望轉達一切爲荷。弟仲鳴歌。（北平新報特訊）

己，六日經過情形

(1) 汪院長傷勢日趨佳境，左頰浮腫，已消大半，食量亦增，六日晨閱報外，並聆左右誦讀詩詞等文學作品。住院慰問之蔣中正林森等，均入室晤談，今晨口授曾仲鳴啓事一則，及請孔副院長職務報告一項，均由曾仲鳴筆記，汪椅枕簽字（原文見後），並已由稽民誼口頭報告下午行政院會。又醫院報告，上下午溫度三十七度，脈搏八十，呼吸十八。（中央社南京六日電）

(2) 北平協和醫院醫士孟繼懋定七日來京，診治汪傷，六日午由行政院電歐亞公司派機飛平迎接。（大公報南京六日下午十一時發專電）

(3) 北平軍分會某要人，今晨接何應欽由京來電，謂汪兆銘傷勢，日趨良好。面頰部腫亦漸消退，俟臂部創口及頰部傷處略好，肋骨處子彈，仍將開刀取出，大約再休養一月，即可恢復健康云。（北平消息）

庚，七日經過情形

(1) 中央醫院本日上午八時發表汪院長之病況，體溫三十七度三，脈搏爲八十，呼吸十六，一般情形，依然良好云。（中央社南京七日電）

(2) 汪院長傷勢，七日中央醫院兩次報告：(一)晨九時報告，本日八時汪院長身體狀況，依然良好，體溫爲三十七度三，脈搏八十，呼吸十六。(二)下午五時報告，汪院長本日下午四時體度三十七度五，脈搏爲八十，呼吸十六，背部縫綫業已除去，情形良好。(中央社南京七日電)

(3) 汪院長入院已一週，傷勢日趨痊愈，康復之期亦近。現體溫脈搏漸與常人相若，食量亦逐有增加。八日赴院慰問者不下一百餘人，惟醫囑不宜操勞過甚，僅與蔣及馮鄂略談即辭出。(中央社南京七日電)

辛，八日經過情形

(1) 稽民誼報告汪院長病狀如下：汪院長八日晨八時體溫三十七，脈搏八十四，呼吸十六。十一時一刻，先由愛克斯光照後，經外科主任沈克非，於太陽穴施行麻醉後將左頰子彈取出，經過甚爲良好，一般情形，繼續進步。(中央社南京八日電)

(2) 汪院長左頰所中之槍彈，已將碎骨及彈片取出，惟因面腫，未將槍彈取

出，現經一週之醫治，浮腫已消去十之八九，探得槍彈已上移近太陽穴，八日晨遂決定施用手術。十一時沈克非率助手看護等，將手術室準備就緒，即將汪移入，先用愛克斯光照視，旋施用局部麻醉，沈即以迅速精妙手術，將槍彈從太陽穴取出，縫好後覆以冰塊及藥品，爲時不過五分鐘，自汪入室以迄出室，亦僅十五分鐘。汪施用手術後，精神頗覺安好，毫無痛苦。從手術室回病室時，須經張靜江之二七八病室，門首貼有謝絕賓客之紙條，汪迴首向汪夫人詢問曰：『此即張先生之病室歟？』足徵其神志之清晰，毫無痛苦之狀。汪回病室後，蔣委員長，同陳樹人，陳公博，顧孟餘等入室慰問，均略談。十二時汪進用米粥一盃，及牛奶雞汁等，食量較前增進，面腫亦全消。體溫爲三十七度，脈搏八十四次，呼吸十六次，已全與常人相若。至背肋之彈嵌在兩肋骨間，毫無關係，故已決不取出，現背部縫線亦已除去。據陳樹人語記者，汪傷勢依此情形，旬日內可完全康復（中央社南京八日電）

王，九日經過情形

(1) 汪左頰槍彈八日取出後，經過良好。惟二日所注射之破傷風抗毒血清，

八日始顯有預期之反應，晚眠稍不適，經用腎上腺素及麻黃素後，反應症漸消。九日晨復感舒適，體溫呼吸正常；惟脈搏九十六，係因用藥之故。（中央社南京九日電）

（2）中央醫院九日下午五時報告：汪九日下午四時體溫爲三十七度，脈搏一百，吸呼十六。脈搏較快，仍係因用麻黃素之故，血清反應現象已漸消。（南京中央社九日電）

（3）汪院長右頰槍彈取出，敷以結瘡藥品後，經過極良好，精神振作，飲食有增。注射破傷風抗毒血清反應，經用腎上腺及麻黃素後已消失，九日晨復感舒適。九日赴院探視者，有蔣委員長，林主席，戴傳賢，馬超俊，陳儀等數十人，僅接見蔣林，並延見戴馬，略詢兩行經過。據聞汪傷勢日就痊可，只俟頰部傷口結合，約一週後即出院，返私邸休養。醫院報告九日上午體溫呼吸正常，脈搏九十六，係因用藥之故，下午已減少。（中央社南京九日電）

癸，十日經過情形

(1) 汪頰部將彈取出後，瘡口已呈結合狀態，九日晚睡眠安適，血清反應尙未全消；十日晨體溫三十七度五，脈搏九十六，呼吸十七；下午四時，體溫三十六度五，脈搏九十二，呼吸十七。(南京十日電)

(2) 據中央醫院十日上午十時發表汪院長病情報告如下：九日夜汪院長睡眠安適，血清反應尙未全消，十日晨體溫三十七度五，脈搏九十六，呼吸十七。(南京十日電)

五 中央於事後之緊急處置

(1) 不幸事件發生後，常務委員即決定在六中全會及五全大會期間，中央黨部暫行放假，並由秘書處通告如下：『奉常務委員諭，本黨工作人員，除六中全會及五全大會秘書處有任務者外，其餘經檢查後，在全會及大會開會期間，一律放假，平時出入證一概無效。等因，特此通告。中央秘書處。』

(2) 汪院長被狙擊後，行政院秘書長褚氏誼連電各省市報告經過，原電如次：『各綏靖主任，各省市政府，衛海衛公署均鑒，口密，本日六中全會舉行開幕典禮攝影以後，突有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向本院汪院長開槍狙擊，傷左頰左臂及背肋二處。即往中央醫院施治，經醫生用愛克司光檢驗，臂傷子彈已出，未傷骨與神經，頰背兩傷子彈均在筋肉間，現在汪院長精神尚佳，據中央醫院醫生聲稱，當無大礙。兇手及助兇等，業已當場就捕。特此電聞。行政院秘書長褚氏誼一日酉印。

(中央社南京一日電)

(3) 行政院一日下午三時開臨時會議，出席孔祥熙，何應欽，陳紹寬，王世

杰·朱家驊，陳樹人等，孔副院長主席，討論事件：（一）決議全體赴中央醫院慰問汪院長，（二）決議令內政部軍政部首都警察廳憲兵部嚴緝兇犯，（三）決議令首都警察廳憲兵部於中央開會期間，特別注意警衛，（四）決議電各省市市政府，告知今晨不幸事件經過。（中央社一日南京電）

（4）下週政院例會，原定提前一日晨開會，因刺汪案發生，改一日下午三時舉行，孔副院長主席，四時四十分散會。全體部會長官齊赴中央醫院慰問汪院長。

（中央社一日南京電）

（5）六日晨汪院長口授曾仲鳴請孔副院長依法代理院務報告一項原文如下：『兆銘因傷不能執行職務，應由孔兼院長依法代理院長，並報告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汪兆銘二十四年十一月六日。』

（6）外部司長李聖五，六日午後赴醫院探視汪院長，順便陳報駐外各使領館經費，正待發放。汪常囑將支票備齊，並在病榻親自簽字，足徵其精神益有起色。

（中央社南京六日電）

六 各方之慰問

(1) 刺案發生，汪先生入中央醫院後，在京各要人，自林主席、蔣委員長及各院部長，并在京各中委，每日均親往醫院慰問，其情已散見以前各節，不再復述。

(2) 各省市之慰問函電

西南來電原文如下：限即刻到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驚聞汪精衛張溥泉先生諸先生遇險，此間同志不勝惶駭，乞爲慰問，並將情形電示，爲禱！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叩東。

振務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氏，昨特電汪氏慰問：報載我公意外震驚，極深馳系，伏祈爲國珍攝。許世英王震同叩東。

前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主席黃郛，聞汪遇刺受傷，頗爲驚駭，前昨兩日，除直接電汪慰問外，並頻頻探詢汪氏之傷勢，關切殊深。

濟南韓主席二日電汪慰問，有天相吉人，爲國珍重等語。

汪院長被刺消息到湘，何鍵一日夜電京慰問，（中央社二日長沙電）

汪院長被暴徒狙擊消息傳來，各方至爲驚震，省黨部省政府頃均致電慰問。（中央社二日安慶電）

贛垣各界聞汪狙擊消息，對汪傷況，極爲關懷，省府二日特電京慰問。（中央社二日南昌電）

（銜略）頃聞院長因公受驚，惶惑萬狀。嗣悉吉人天相，幸無危險，欣慰萬分。際茲內外多故，焦慮足以傷身，尙祈轉陳靜心調治，以期早日痊可，國家前途，實利賴之。掬誠奉候，不盡欲言。沈鴻烈叩東印。

（銜略）頃聞鈞座被狙，不勝震駭。至祈爲國珍重，迅速診攝，俾早痊愈爲禱。職傳作義叩冬印，又傳作義除電汪院長慰問外，並致褚民誼一電云：（銜略）頃奉東申電，聞汪公被狙，不勝震驚！幸傷勢不重，祈先代致慰忱。醫治情形，盼時示知，以免懸念。弟傳作義叩冬印。

（銜略）驚聞汪院長遇險，不勝馳系，乞代致慰問，並盼將近狀電示爲禱。劉紀文叩冬印。

(銜略)頃得路透電，驚悉政躬遇險，受傷甚重，至爲繫念。議場森嚴，乃來暴徒，亟應究辦，以儆兇頑，尙祈靜攝，以復康健。謹電慰問，並致忱衷。李宗仁東午印。

(銜略)六全開幕，我公忽遭暴徒狙擊受傷，聞之不勝愕憤。尙祈休息靜養，俾政躬得早復健康，無任盼禱！謹電奉慰，諸惟珍攝不盡。趙戴文叩冬印。

(銜略)頃聞鈞座遭意外之險，驚電傳來，震驚無似。未諳傷勢何如？於政躬有無大碍？企念之私，殊不能已。伏乞爲國珍衛，早復健康，是所禱祝！謹此奉候，敬請鈞安。職宋哲元叩冬印。

(銜略)頃得京電，驚悉我公本日出席六中全會爲暴徒狙擊，傷及尊體，音訊傳來，極深馳念。幸維護迅捷，元兇就逮，未遭暗算，差堪慶慰。尙祈加意調攝，俾早日告痊，黨國幸甚。顧祝同叩東印。

陳儀電京慰問汪院長，請加意珍攝。(中央社二日福州電)

蒙政會雲德二王及在廟全體委員，三日晨電慰汪院長，祝政躬安寧，並叩詢病狀。(大公報綏遠三日下午八時發專電)

顧維鈞，童得乾，陳長樂，柳汝祥，呂子勤，程錫庚，崔士傑等外交官，一日晚均電外部慰汪。蔣作賓在長崎船次聞汪被狙擊消息後，亦電部慰問。又駐美總支部暨各分部亦均有專電慰問。（中央社南京三日電）

汪院長老友陳大年，即羅生（年五十餘歲），頃自廣州來電僑務委員會陳樹人先生云：「聞精衛事，如驚霹靂，敢信四萬萬人中至少九成以上，願減壽命，替汪公長命。中國不死，汪公必生，汪公必生。中國不死。乞代問候。大年」（中華日報三日南京電）

（3）友邦慰電

國聯會秘書長愛文諾，頃致電中國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云：「余聞閣下被刺消息，至爲震驚，敬代國聯會全體人士，向閣下致慰。」（哈瓦斯社一日日內瓦電）

美國副總統迦納氏及美國衆議長貝恩氏抵滬，猝聞汪院長遇刺，深爲震驚，即於今晨自滬發電至南京外交部慰問。原電云：「鄙人等及敝團一行，甫受貴國政府竭忱款待，無任榮幸。詎知政躬遇狙，倍深感切。今雖貴國，鄙人等願圖答報盛意

，並熱忱切禱政躬早日康復』。(署)副總統迎納，衆院議長貝恩。(國民新聞社二十四日上海特訊)

國務院自聞汪精衛院長遇刺後，甚爲關切。國務院次官斐列蒲即代表國務院電慰汪氏，稱：『頃聞貴院長遇狙，曷勝駭異，謹向閣下深致同情，並祝早日康復』

• (國民新聞社一日華盛頓電)

外交界息：各方慰問汪院長電，仍多。美陸長寶恩在赴菲途中，亦來電致慰。駐日大使館四日派員赴日外務省答謝廣田外相之慰問。捷克各報除四日派員至使館探詢外，並著文頌揚汪院長革命勳業。又海外各地黨部亦紛紛電京慰汪。(中央社五日南京電)

(4) 駐外各使慰問

外部息，自汪院長被暴徒狙擊受傷消息傳布國外後，各方異常震動。我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駐英大使郭泰祺，駐美大使施肇基，駐意大使劉文島，駐土耳其公使賀耀祖，駐瑞士公使胡世澤，駐波蘭公使張欽海，駐西班牙公使錢泰，駐古巴公使張惠長，駐巴拿馬公使沈覲鼎，駐比公使朱鶴翔，駐葡公使李錦綸，駐智利公使

李駿，駐法蕭代辦，駐日丁參事等，均紛電外部慰問。又駐橫濱總領王鴻年，駐紐約總領于峻吉，駐台北總領郭彝民，前駐菲列濱總領鄧宗瀛，駐棉蘭西雅圖釜山阿姆斯特得達姆霍斯敦泗水等領事館，亦均紛電外部探詢消息，表示憂憤。

南京行政院汪院長鈞鑒，驚聞遇狙，敬盼早日痊愈爲禱。王寵惠叩。

胡漢民由荷蘭乘輪赴法，聞汪被暴徒狙擊消息，即請駐法使館代爲發電慰問。

（銜略）漢民于三十日由和蘭乘輪頃到法南後，始得和使館轉來冬（二日）電，驚悉汪委員遇刺受傷，幸傷勢尙輕，經過良好，所望善爲調理，早日就痊，即請代爲致候一切。原電稱：胡漢民印陽。（中央社南京九日電）

（5）駐華各使慰問

駐華英大使賈德幹，丹使歐斯浩，波使魏登濤，荷使傅斯德，捷克公使費哲爾，葡萄牙公使邵華祿，古巴公使畢克達，那威代辦華理，瑞典代辦赫德門斯達夫，希臘駐滬代理領事亞奴拉篤，依郎駐滬領事渥斯篤溫，均致電外部，表示深切慰問。此外瑞士代辦勞迪，更以該國總理名義，致電汪院長表示問候，巴西駐華公使魏洛索，及法荷兩國駐華大使館秘書，二日上下午，均赴外部致慰問意。（南京九

日電

汪院長於一日被暴徒狙擊受傷消息到漢後，各國領事及僑民，均紛紛至外交部湘鄂視察專員辦事處慰問，經蕭專員恩承親自接待，並致謝意。蕭昨已電汪報告。

（中央社三日漢口電）

巴西公使魏洛索奉調升任駐日大使。魏不久即將赴日履新，前日由平乘車來京，向我外交當局辭行，一日晚到京後，得悉汪院長被狙受傷，二日特赴外部探詢汪傷勢，並致慰意。聞外次徐謨定四日下午在部設宴餞送。（中央社二日南京電）

駐華美大使館聞悉汪院長被兇手刺傷後，一日向外部致慰問；並表示對汪之情形，深為關懷。（中央社一日南京電）

日大使館一日派松村秘書代表有吉，向外部慰問汪院長，兩宮武官旋亦赴外部慰問。又駐華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一日午後三時許赴外部晤唐有壬，面致駐問之意。（中央社一日南京電）

外部息，汪遭狙擊消息傳出後，德大使陶德曼，於一日晨十一時五十分親至外部致慰問之意。又下午義大使館秘書斐賈樂，亦至外部代表義使羅亞谷諾慰問。（

中央社一日南京電

外交界息，駐華日大使館秘書須磨，三日下午御禮服赴外部訪謁唐次長，傳達日本天皇聞汪院長遭難之報甚爲痛心，具深厚之同情，祝其迅速恢復健康之盛意。外部除派林幫辦赴日使館答謝外，並電駐日大使館丁參事向宮內省鄭重表示感謝之意。（中央社四日南京電）

（6）復謝各國

汪院長被暴徒狙擊，外部因日美英法以及各友邦來電，令各該國駐華大使館，派員至外部代表慰問，外部已電令駐日美英等國大使館，分向各友邦外部致謝。

七 兇犯緝捕之一般

(1) 據官場消息，汪精衛被擊三槍，最重之彈傷，爲由後背穿入，通過左肺之一處。刺客共三人，其一經衛隊擊倒而送入醫院，其餘二人，於禍發後逃匿中央黨部。該黨部即爲軍警包圍，二人希圖拒捕，但卒就逮。軍警現在在黨部窮搜，以防尚匿有餘黨。據目覩者云：當時張繼奮勇扭住刺客一人，汪之生命，賴以保全，惟張繼手上亦中一彈。(南京一日路透社電)

(2) 今日六中全會行開幕禮，主席致短詞後，即有攝影員多人從事攝影時，忽有一不知姓名者直前開槍，致汪身受傷。刺客當場爲衛隊擊倒。汪氏中彈後，各代表均趨前援助，昇入汽車，送中央醫院，立即施用手術，將槍彈檢出。彈處在頰之中部。刺客亦經送入中央醫院，而經施用手術。聞傷勢甚重，其姓氏迄今未知。

(南京一日路透電)

(3) 據中委張繼語人，一日晨因見兇手連開三槍，尙擬續發，故突自後撲抱，且所抱在兇手臂上部，其臂何可轉動，乃以槍反擊余。張自稱幸余體力甚健，撲

拘甚緊，未爲所中，兇手反自傷其踝部。當余摟抱兇手時，塢中衛隊，尙開槍向兇手射擊。幸石瑛先生在旁知彈穿且傷及余，大聲呼叱始止。同時另有兇犯同黨二人，出刀刺余，以張學良先生攔護未逞，尙圖奔逃，旋亦被執。

(4) 刺汪兇犯當場被捕者爲主犯孫鳳鳴，及從犯二人、嫌疑四人，除孫送醫院外，餘均解警廳。二日晨黨政軍警各機關主要長官將會同嚴鞠，孫係晨光社記者，事發後警士立即赴該社搜查，但已查無一人，僅在土竈中發現許多焚燬文件之痕跡，及殘餘紙片，並在辦公室抄獲社稿文件等已帶廳研究。又中央黨部此次對記者出入限制較往日爲嚴，須備照片，兇犯三十一日往領出入證，以手續不全，至一日晨始領到。九時開幕禮記者入塢時，須簽名對照片，該犯未入禮堂，萬不料其蓄意行兇於中委攝影時，作此令人痛憤之不法事件。(南京一日中央社電)

(5) 關於汪院長被刺事，據警察廳長陳焯對中央社記者談話云本案兇犯孫鳳鳴，業經本廳審問，供係安徽滁州東門外人，年三十二歲，曾充十九路軍排長，福建十二師混成團機關槍連連長，在京業已年餘，充任晨光通訊社記者，與該社社長胡雲卿總編輯賀坡光等謀刺汪院長蓄意已久。行刺左輪手槍，係由胡雲卿給與，所

佩中宣會六十三號新聞記者出入證。係賀坡光設法取來等語。查晨光通訊社係去年十月間由胡雲卿等聲請市社會局登記，本設望鶴亭二號，旋移至陸家巷廿三號。本案發生後，本廳當派員警馳往該社搜捕餘黨，則該社內所有人員，已於事發前潛逃無踪，所有文件亦均焚燬於灶前。檢得案上留函一件，函面寫「留交來人們」五字，箋上寫「本社之事與郭智謀，吳璜，周希齡三君毫無關係，特此聲明」等語。至當場所獲行兇手槍係西班牙出品，六響左輪手槍，槍碼八六七九號，據兇犯供係買自上海，子彈六粒已悉發無存，輪上留有彈殼五枚。又兇犯所佩記者出入證，係由郭智謀介紹與吳璜，周希齡，因得中央黨部取得者。據目前偵查所得，該犯等蓄意行刺，其目的初不在汪院長一人，而事前事後布置周密，似為共產黨匪無疑，現已嚴密偵緝餘黨，俾獲盡法懲治。至本日所獲嫌疑犯十餘人，一部份係在中央黨部發生事故時形色倉皇不聽警察阻止行動者，一部份係今晨謁陵下山時，先後追蹤蔣委員長形跡可疑，由侍衛副官記明彼等乘車號碼，於發生事故後通傳扣留者，現將詳悉訊問以期水落石出云。（南京一日中央社電）

(6) 記者今晚赴中央醫院詢汪院長傷勢，得悉其殆已脫險。午後施手術，左

頰槍彈已取出，但背部子彈則尚未取出。刺汪兇手孫鳳鳴，今晨三時四十五分因傷死於中央醫院，江寧地方法院今晨接孫死訊後，即行檢驗，查明死於彈傷，屍交警廳掩埋。孫昨日被捕後，即經當局嚴加盤詰，歷數小時，午後孫漸形不支，醫生乃注以強心劑，以便繼續審問。據孫供稱，刺汪之舉，純出於個人意志，無他人指使。至於晨光社社長胡雲卿與總編輯賀波光，則已於星期四日午夜離京職，但有若干證人則謂星期五日晨間猶見胡賀，故此二人實於星期五日晨間始離去首都。胡賀二人原籍鎮江，故警廳已電告鎮江當局嚴加搜查，但迄今尚未就逮。夜半後孫鳳鳴稱，頭痛甚烈，不願置答。三時三刻殞命，警察搜其衣袋，見藏有鴉片，可見其準備被捕時自殺，現悉胡賀二人確爲此案主犯，當局必欲獲之。除孫犯外被捕者有嫌疑犯二十餘人，警廳今晨八時起至午後五時止，分別嚴詰，結果五人省釋，七人交保，其餘八人則仍扣留待訊。（南京二日路透電）

（7）兇手孫鳳鳴傷勢甚重，送中央醫院後，經嚴加盤詰，對刺汪原因及同黨共犯，堅不吐實。僅供係徐人，早在十九路軍常排長，後在六十二師充機關槍連排長。該院醫士爲施包紮，並予服藥，均堅拒，以期速死。一日夜十時，據該院息，

該兇犯因傷勢甚重，已入彌留狀態。並聞軍警機關現經捕獲嫌疑犯已達十餘人，另某某等通訊社記者數人，迄一日晚上，尙留中黨部談話未出。

(8) 狙汪暴徒同犯胡雲卿賀坡光，截至二日晨一時半止，尙未就獲，軍警正搜索中。又爲晨光社登記作保之郭智謀吳璜周希齡，已爲警廳傳訊。中央黨部一日下午搜檢時，獲嫌疑犯六人，中有女子一人，挾有手鎗，又一人身懷利刀。(上海新聞報南京一日專電)

(9) 現聞當局已拘獲一女子嫌疑犯，其人年輕貌美，操俄語頗流利，前爲中國共產黨員，但近已宣誓改隸國民黨。又聞下關亦拘獲一人，被捕時，渠正在以電話報告汪氏遇刺之情形，其所着服裝，類似警廳便衣偵探，隨身藏有手鎗，已被搜出，衆信此人乃刺汪者之同謀犯。(路透社一日南京電)

(10) 刺汪兇犯孫鳳鳴抬入醫院，經注射後，曾錄取簡單口供，惟對同黨及行刺動機，堅不肯吐實，二日晨因傷重畢命，法院首席檢官孫紹康親參視驗屍，令警廳埋葬。晨光社份子除孫已斃命外，餘社長胡雲青，字彩霞，總編輯賀坡光等，均事前逃逸，在嚴緝中，至已捕之嫌疑犯等六人正在鞫訊。(天津益世報南京二日下

午十時專電

(11) 刺汪兇犯孫鳳鳴，一日晨被汪之衛士槍擊後，亦送中央醫院，因被擊中要害，流血過多，已於二日晨三時四十五分在院身死。(天津益世報南京二日下午九時專電)

(12) 狙擊汪院長之兇犯孫鳳鳴，當場被汪衛隊擊倒後，亦送中央醫院診治，因被擊處在要害，並被毆擊傷甚重，流血過多，心臟衰弱，於二日晨三時四十五分斃命，即移太平間。當經首都警廳函地方法院檢察處，派員檢驗，首都檢官孫紹康，以案情重大，親率檢驗吏，馳赴中央醫院，施行檢驗，驗明委係生前鎗傷要害致死，照例着令地保收殮。(上海新聞報南京電)

(13) 刺汪兇手孫鳳鳴，今晨三時四十五分因傷死於中央醫院，江甯地方法院今晨接孫死訊後，即行檢驗，查明死於彈傷，屍交警廳掩埋。孫昨日被捕後，即經當局嚴加盤詰，歷數小時，午夜孫漸形不支，醫生乃注以強心劑，以便繼續審問。據孫供稱，刺汪之舉，純出於個人意志，無他人指使，至於晨光社社長胡雲卿與總編輯賀坡光，則已於星期四日午夜離京云。但有若干證人則謂星期五日晨間猶見胡

賀，故此二人實於星期五日晨間始離去首都。胡賀二人原籍鎮江，故警廳已電告鎮江當局嚴加搜查，但迄今尙未就逮。夜半後孫鳳鳴稱，頭痛甚烈，不願置答，三時三刻殞命，警察搜其衣袋，見藏有鴉片，可見其準備被捕時自殺。胡賀二人，現悉確爲此案主犯，當局必欲獲之。除孫犯外，被捕者有嫌疑犯二十人，警廳今晨八時起至午後五時止，分別嚴詰，結果五人省釋，七人交保，其餘八人則仍扣留待訊。

（路透社二日南京電）

（14）刺汪兇犯孫鳳鳴，一日被汪之衛士發射兩鎗，送往中央醫院醫治，惟兩彈均中肺部，適在要害，且流血過多，故卒不治，延至二日晨三時四十五分氣絕斃命。天明後，由第二警局移送首都法院，經首席檢察官孫紹康檢驗後，即交代葬局收殮，二日尙未埋葬。當該犯送入醫院後，一面由醫師醫治，一面由行政院軍委會外交部內政部憲兵部警察廳最高法院檢察署等機關高級長官，先後嚴鞠，至一日午夜，該犯已入危急狀態，由醫官注射強奮劑，再由谷正倫陳焯陶履謙彭學沛等會同嚴審頗久，最後該犯連呼頭痛，不願發言。該犯行兇，係有計畫之預謀，毫無疑問，被捕後，曾在其身中搜出小洋六角，西洋參二枝，口香糖三塊，鴉片烟泡一枚。

該犯未藏多量銀錢，足證其無遠颺意，鴉片烟泡一枚，亦可見其有乘隙自殺意。而警廳在晨光通訊社搜出所留信件，尤可證明。惟其行刺之動機與背景，據參與預訊某要員稱，尙難臆斷。（中央社二日南京電）

（15）中央於狙擊案發後，以案情重大，特指定內次陶履謙，首都警察廳長陳焯，憲兵司令谷正倫，政院政務處長彭學沛，交次張道藩，實次谷正綱六人，特組審訊委員會。二日晨八時起，在清涼山警察教練所開始鞠訊被捕各嫌疑犯，因人數甚多，至下午六時，尙未訊畢，三日上午，將繼續鞠審。經訊實與本案無關者，三日晨即交保釋放。（上海新聞報南京電）

（16）一日被捕之嫌疑二十人，經押往清涼山警察教練所，於二日晨，由黨政軍警法院等機關主要長官會同審訊，詳細研問，自晨八時至下午五時始畢。一部分人對本案無甚關係，故五人已釋放，七人交保開釋，八人尙須續訊。（中央社二日南京電）

（17）據悉晨光社，係去年十月成立，呈由市黨部市社會局轉呈中黨部及內部核准註冊。凶手所用大會新聞記者出入證，係向中黨部領取，本屆大會，限制新聞

記者領取出入證，規定較歷屆大會爲嚴，可知兇徒處心積慮已久，布置周密，實難預防。（上海新聞報南京電）

（18）陳焯談：刺汪嫌疑犯廿人，經嚴密審問，除仍留十人尙待偵查外，其餘十人，經研詢結果，認爲與本案無甚關係，已悉交保候傳，至與兇犯同謀而未加入行兇之餘黨，已指派專員，着手進行偵緝。據戶籍股報告，晨光社於去年十月聲請登記，同月廿二日成立於望鶴樓二號，以胡雲卿作戶主，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遷至武學園五十七號之四，以劉書容作戶主，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遷至陸家巷廿三號，仍以胡作戶主。據登記時填報履歷，胡字采霞，四十一歲，鎮江人，復旦大學畢業，曾任持志中學教員，劉書容字傑山，二十八歲，鎮江人，蘇界首師範畢業，總編輯賀坡光，二十八歲，鎮江人，蘇省立二師畢業，曾任安海縣委，但各人與京新聞界極少往來，多不認識，故更無一人認識。該社平時奔走活動，皆由賀出面，故識者較多，現均分別偵緝，希新聞界多供給參考資料。又查該社遺留書物中，發現平日發稿甚少，其借用通訊社名義，以爲反動掩蔽機關，毫無疑義。本京發生此非常不幸事件，本人職責所在，負咎實深，現惟有懲前毖後，盡力做去。全會警衛已

從新嚴密配備，車站輪埠旅店行旅轉徙戶口異動，益加嚴注意云。（中央社二日南京電）

（19）司法部令最高法院檢察署，偵察刺汪兇案，據檢察長鄭烈三日語記者稱：本人於一日晨十一時聞變，即率檢察官王毓崑等赴中央黨部，正在索搜，鵠待甚久，始得入內。當晤及谷正倫，陳焯等，詢問情形，其時兇手及嫌疑犯已分別送醫所警廳拘押。按諸法律上司法警察官之地位，對此案首先為適當處置，至可欽佩。本人於一日下午復赴中央醫院，分別查詢經過，親訊兇手口供，並令王檢察官赴警廳訪查一切，同時亦奉部令，依法偵查。當於二日晨召見首都地院首檢孫紹康，囑其迅即依法辦理，並正式訓令，着其依約法第八條及刑法二零八條各規定，向首都警廳請將一切刑卷移送偵查，並請其續與協助。至偵查內容，未至公判時期，依法恕難奉告。（中央社南京三日電）

（20）刺汪兇犯孫鳳鳴死後，屍體因無家屬領取，已由警廳埋葬。被捕之嫌疑廿名，除已釋放十人外，所餘十人，三日下午二時續訊，至深夜始畢，大約尚有二三人可望交保開釋。軍警機關自此案發生後，皆漏夜工作，嚴密偵查，以期早日

破案。(中央社南京三日電)

(21) 刺汪案嫌疑人，已先後釋出無關者十三人，其餘七人四日解送警廳司法科拘押，各機關長官四日下午在警廳研討本案案情，並未續訊。(中央社南京四日電)

(22) 滬市警會同京中來員，昨今搜捕與刺汪案有關之嫌疑犯，已獲十餘，正續搜中，詳情須待偵查後始可發表。(大公報上海五日下午六時發專電)

(23) 特區一院六日晨審訊五日在哈同路拘獲之李懷誠一名，決由京中來員帶去。李於四年前曾任南京鍾英中學校長，因拐款潛逃，未能在京居住，平日言行不謹，原籍台州。(大公報上海六日下午十時發專電)

(24) 昨天本埠特一法院審理一個某案嫌疑犯，此人據說姓李名叫爲仁，乃江蘇無錫縣人，今年五十三歲。他最近從京滬路回滬，滬寓是在哈同路某里。前天晚上，爲警捕偵悉，於夜間十一時二十分在他家裏被拿住，昨天即解法庭。

昨天特一法院刑庭錢庭長訊問時，曾諭令禁止旁聽；所有旁聽者全都退了席。後來審問了一回，准內地來警移提了去，歸案辦理。

記者昨晚冒雨趨赴哈同路李寓探詢，偏覓不得；乃於無意中遇到同業轉輾到達李寓。據字宅人告記者：「李爲無錫人，現年五十三歲，夫人章氏，四十三歲，育有子女八人，（男六女二）。老翁在原籍北門開設米行。辛亥時代，李也曾參加奔走革命，及至民國十二三年間，任南京某中學校長，連任四載。卸職後，即遷居滬上，寓此已有多年。今年夏間，彼曾赴京謀事，最近也曾出外謀事，適於三日前返滬。昨（即前）晚十一時許，突遭逮捕。」

昨晚蘇州吳縣公安局在閶門外三新旅社七七號捉到賀影笙一名，年四十餘，鎮南江人，業貨水客，也是某案嫌疑犯。（上海七日小晨報）

（25）國府頃訓令行政司法兩院，嚴緝刺汪有關人犯，原令云：爲令飭事，案奉中央執委會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敬字第七四四號公函開，查此次行刺汪委員之兇犯，係晨光通訊社記者。所有該通訊社負責人胡雲卿，賀坡光等一切有關人犯，尙未緝獲，應請貴政府迅即明令通緝，務獲歸案，以伸國法，特此函達，即希查照辦理。等因，奉此，應即照辦。除函復並分行外，合行仰該院遵照迅飭所屬一體嚴緝，歸案訊辦，此令。（中央社南京七日電）

(26) 至於狙擊汪院長之兇手孫鳳鳴，雖已身死，但此案案情，已由京中軍警各機關不絕偵察，繼續嚴緝餘兇。

在逃之晨光通訊社編輯賀坡光，爲江蘇丹陽人，前日在蘇弋獲之嫌犯賀彤笙是坡光之兄。賀坡光原名賀少茹，六七年前曾在浦東區分部任事。家中有母有嫂，尙有一兄叫國鈞，姊名文瑜，姊丈姓江名新吾，據說前數天已一鼓就擒。至於所謂晨光社社長胡雲卿，據聞事實上並無其人，故乃一子虛烏有先生。

賀少茹幼年在勝德人造牙筷廠充學徒，十七年在浦東五區黨部任事，後又任裝卸工會書記，最近在鎮江丹陽間之南賢堰鎮出現，有已被獲說，是則此案主犯已落網矣。(上海八日小晨報)

附：國內國際輿論一般

甲 國 內

汪院長遇刺

本報短評

民國十四年廖仲凱先生在廣州中央黨部遇刺，十年後的今日，汪精衛先生又在南京中央黨部遇刺，今汪先生生命雖可保無虞，然局勢之嚴重，及其意義之深刻，皆反映黨國政局在非常危機之中。

今日國民黨中之有歷史地位的領袖，惟汪蔣胡三先生。當年廖之遇刺，胡雖去海外，尚有汪蔣作爲支持危局之政治軍事兩大柱石。今日汪之遇刺，胡在海外，且尙無回國意，則只餘蔣獨力支持危局。以國民黨組織之鬆懈，以掌握中國政權之國民黨，而有此等非常不幸事件，就現階段危迫萬狀的中國看來，誠不勝令人凜慄之至！

汪先生自九一八國難爆發以後，本其「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人格與精神，容忍一切平日所不能容忍之見，復出主持中央政治。不過事實拘牽，有責而無

權。故其建設求統一，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等根幹救亡圖存的國策，未能一一貫徹。又以國難當前，事實上中央政治無人能負其責，故雖眼見其辯證法的救國政策，不能整個實現，辭職數次，終亦不能夠絕然引去。

且抑惟其不容絕然引去，有責而能負責，而又無權以達到其所負責任之充分動力，故庸俗淺見者沉，倖倖時現於辭色；陰謀自利者流，從而利用之，不惜毀滅國家重心，以達自利之目的，遂造成此種嚴重的刺殺慘變。

就汪先生個人言，爲國犧牲，生命早置之度外；惟就國家和國民立場言，處此內憂外患夾攻中的國勢，對此等陰謀，實不能有所容忍。吾人希望汪先生早日康復，以竟其未竟的業績。吾人尤希望六中全會五全代會不因汪之遇刺而有所停滯。正應本汪先生血液所造成的人格與國策，貫徹到底，以求新中國之實現。吾人足以安慰汪先生者以此，吾人能够消滅反動陰謀者亦以此。幸黨內外志士留意及之！

汪院長遭難事件

北平晨報

昨晨六中全會開幕之際，行政院院長汪兆銘氏突遭兇徒狙擊，身中三彈，誠爲

空前未有之慘劇。行刺原因，不外公仇私恨，兇手既經逮捕，動機立可明瞭。惟汪氏受傷部位，俱甚重要，醫治必需時日，倘獲天佑，迅告痊可，則政局自不至有何變動。汪氏一生奔走國事，人所周知。當遜清末葉感時事之不可爲而憤，謀刺載灃，未遂被捕，投獄鞠訊，毫無懼色，汪氏視死如歸，早具決心，則身遭狙擊，自亦泰然。汪氏今日所處地位，與蔣氏同其重要，車輪鳥翼，缺一不可。乃於此重大時期，竟蒙大難，誠爲可憾。我國組織制度，皆未上軌，則暗殺事件之發生，自所難免。惟暗殺爲最卑劣手段，夙爲識者之定評。政見不同，可用公開方法討論之。乘人不備，戕其生命，此爲勇者智者所不爲。况汪氏立朝以來，所取政策，未必爲其個人所獨斷而行者，則公的方面，汪氏似無仇人恨之。今姑不論事件之背景如何，而必當澈底追究，務使水落石出，蓋舉國所翹企以待者。吾人決不因行政院長之地位，而重視今茲事件。吾人亦不因汪氏之經歷，而重視今茲事件。凡有暗殺慘案，無論被害者，爲平民，爲官吏，爲要人，而必須嚴密根究，從重處置，蓋爲法律與道德之所命，不能因時因人而有所差別也。但汪氏所處地位，爲內外所注目，則其事之不容輕縱，固無待吾人之喋喋也。

此次六中全會本爲內外所重視，而六中全會開幕之初，即遭此慘變，則內外之重視程度，必益加增，今汪氏雖受傷就醫，而六中全會決不能因此停頓。吾人以爲六中全會仍當按照預定日程進行議事，凡屬國家大計，迅謀決議，則一切問題，自不致因慘案而發生齟齬。與會諸君子仍當於悲痛環境之中，鎮靜討論，不必驚慌，不必憤慨。在六中全會之時，固不可因此而變更預定計劃，在六中全會之後，亦不可因此而搖動堅定國策。汪氏之事，雖屬不幸，然不可因此不幸事件，而更引起其他不幸事件。汪氏在病床之上，若聞六中全會進行無阻，其必引以自慰，無疑也。猶有進者，當今局勢，以求安定爲第一要義，安定乃能消弭意外變故。日本最近數年來，政府當局亦迭有慘變，然皆能於紛亂之中，力謀鎮定，卒得無事。濱口被刺，人心頗形動搖，因內閣有人主持，不至崩潰。犬養被刺，影響尤大。政權歸屬，如墜霧中。處置設有不妥，立可招致大亂，因元老重臣審察情勢，改組新閣，政局賴以安定。凡此措置變態時局之方法，值得吾人參考。今茲尙幸黨國要人咸在首都，則善後辦法，尤易解決。汪氏傷狀如無危險，則暫時由副院長代理，維持現狀，自極穩當。此乃極簡易救急辦法，本無待吾人之建議也。

吾人對此慘事感想，如潮奔湧，不知從何處說起，而最重要者，莫如廣開言禁，最爲得策。事件真相尙未明瞭，自未能加以揣測，但行兇者或許對於汪氏政策有所誤解，亦未可知。假使國家有發表演論之法定機關，則凡有疑惑者，皆可由此機關，以究明當局之真意，而當局亦可由此機關，以表明其苦衷，則一切誤解，俱可冰釋，不至因讒言而積怨當局，當局亦不至受不明之仇恨。吾人主張言論自由，即係此意。言論自由之外，尙須輔以政府當局進退之制度，務使政策不行或政策不爲人所諒解者，得依公意而退。其政策爲公意所贊同者，即可進而肩負重任。如是則不平較少，而暗殺之風亦可稍殺。吾人非謂如此做法，便可消滅暗殺，蓋暗殺心理之發生，原因甚多。政治的暗殺，尤有時代關係，根本消弭暗殺之方，首在教育與社會環境。特政治的暗殺可因制度以救濟之耳。其實國家紛亂之際，暗殺乃常見之事。尤以奔走政治者，於不知不覺之中，樹立無數政敵。而政治的仇恨，每至發生暗殺，此似無可逃避者。然政治果能公開，言論果能自由，則此風自可稍減。此吾人於汪氏遭難之後，所欲提以忠告黨國諸公者也。

非常時期之非常不幸

北平老百姓日報

汪院長昨天在舉國注目的六中全會開幕典禮告成之時被刺了，這真是非常時期之非常不幸！

我們的國家到了今天，無論從內政外交經濟社會任何方面看，是處在非常時期之中，料不到在這個時期發生最大的不幸。數年來汪院長抱犧牲自我的精神，勇於負責，委曲求全，備受責難而不氣餒，雖抱重病，猶任艱鉅，這些早為國人所共見。此次六中全會，關繫今後內外大計的釐定，政治機構的充實，竟有人於此時暗殺汪院長，其背景與用心，殊令人費解，然吾人又何必追求其真像。

汪院長過去對民國的供獻姑先不論，以彼目前在黨中在政府中名義上或實際上之地位而言，遭此變故，對大局極易發生惡劣的影響，脆弱的中國實亦不堪遭此巨變！

現在吾人在感受重大刺激之中，除為國家前途惶悚外，別話無從說起，惟遙聽汪院長的傷勢從速好轉，並願朝野一體認識此變故之嚴重性而有所警惕！

汪兆銘被刺

世界日報

今日何日，乃內憂外患交相侵迫，民族大難臨頭，國運不絕如縷之日也。以言國內，有匪禍之頻仍，有災眚之迭降，民生凋敝，舉國飢寒，以言國外，強鄰虎視，戰耗時驚，苟不幸世界大戰爆發，我卽不直接爲人蹂躪，亦有池魚之殃。處此危局，生存機會，殆已頻於絕境，唯一希望，乃在舉國精誠團結，上下一心。此意吾人言之已久，且曾以分離散漫爲當世病，邇來六中全會開會，各中委紛紛入京，國人皆冀此次非常時期舉行之會議，當可膠黏全國黨政當局情感而爲真正團結實現之初步，卽中樞各要人事前亦莫不以精誠團結相號召，在此一致之期望中，馮閣入京矣，西南中委亦入京矣。以故大會前夕，團結空氣似覺異常濃厚，團結形勢似亦頗可樂觀。吾人久傷時局之冷寂，痛全國意向之乖離，乍逢此景，誠不知欣幸何從，方冀六中全會，平安開幕，羣賢萃力，國策可期，孰知討論尙未開始，而巨變遽耳猝發。在全會當局，自不至因汪氏受創而輟會，然此事終不免使與會諸公戚戚於懷，或將減討論之熱烈，况汪氏在黨爲重要份子，在政府爲行政之最高負責人，大會

進行時，黨務固不必由汪氏負責報告，但至少須汪之補充，而數年來之行政報告，則舍汪氏而外，責無旁貸，是汪之出席全會，匪獨必要，且爲進行討論之前提。今汪受創矣，據醫生檢查結果，固尙無大礙，而全會之無汪出席，其勢已必。汪不出席，全會討論果能進行無礙否，此雖不可拘於一見。驟施武斷，而謂殆無進行之餘地，要亦未可樂觀。且刺汪之兇手，現尙在嚴鞫之中，在真相未白以前，終不能不視爲政治界之一大非常事件，終不能不認爲此事件，有增加時局嚴重性之可能。其幸事實絕對反乎所料，否則，吾人又不得不爲國家環境與前途憂也。

然汪受創固與全會與時局均有莫大之影響，當局要當力持鎮靜，照舊行使一切機能，不僅如此，且須更加慎重，戒絕慌張，蓋中樞負責要人一旦受人狙擊，疑雲疑雨，自必滋多，國內國外，皆有反映，此時唯一處置，惟有示人以莫我可撼之慨，如奧總理多爾夫斯被刺，日首相犬養毅遭暗殺，法外長巴爾都受狙擊，皆發生於世難方殷之時，未見有何不幸後果，什九皆鎮靜之功也。斯數例之中，尤以奧國情形最足爲吾人借鑑。况汪僅係受傷，此又事之易處者。

至此事本身，吾人祇待真相之暴露，在真相未明之前，勢難有所評述，惟

如此，政治上竟有如此惱人心意之事，誠不能不引為遺憾。美總統羅斯福於參議員郎氏被刺時曾有言：「強暴非美利堅之精神，在考慮公共事件時不容有此」，尙望國人深味此言之命意。

汪院長被刺！

大公報短評

汪院長昨天在中央黨部被兇人狙擊，連中三槍，真是一大不幸事件！

汪先生在這非常時期，為國家擔負非常重任，其冒有非常危險，在他自己平日當然早有非常決心，所以遭此事變，在他個人是安心任命；不過為國家愛護人才計，我們不能不抱萬分遺憾。幸而檢查結果，醫生尙屬樂觀，我們祇有為他祝福，希望早復健康，長久地領導著國民奮鬥！

就本報記者專電看來，此案似乎不甚簡單，蔣委員長總算幸而免！好在兇手就捕，陰謀經過想不難問個水落石出。最後我們對於張溥泉先生的冒危捕兇的精神，敬致贊佩之忱！

敬慰汪院長

天津庸報

並勗負責諸公

舉國屬望的六中全會於昨晨行開幕式。詎於禮成攝影之一刹那，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長汪精衛氏竟被兇徒狙擊，連中三隊。在此莊嚴隆重的大會場中，居然發生此種驚人的不幸事件，遠道聆訊，誠不勝驚愕痛心之至。

汪院長身負國家重責，年來賢勞，國人共見。際此時會，其不辭勞怨之精神及勇邁負責之態度，尤爲識者所公認。最近憂患煎迫，汪氏感觸頗深，今夏遂萌去志，當其飄然離京之日，內心苦悶，殆可想像。只以時事艱危，不容擺脫，遂勉順國人的熱望，打銷辭意，再任艱鉅。其處境及其責任心，實博得國人之深摯的同情。

現六中全會及五全代會相繼召集，共商國是，國人所屬望於汪院長者更殷。今乃於開幕之日，遽遭狙擊，誠爲國家之大不幸，國人及友邦人士同深抱憾。據京電所傳，傷勢似不嚴重，至昨晚亦尙無變化，我們除致深摯之慰問外，敬盼加意療養，早復健康，以慰國人的渴望。

昨日驚人之狙擊擊案，其背景尙不十分明瞭。幸兇手就擒，嚴訊以後，似斷爲其匪所爲。但不論其背景如何，而暗殺總是一種罪惡，政治犯的暗殺尤其是絕對不可恕的罪惡。第一，政治的暗殺是一種最卑鄙的陰謀，是一種最無恥的行爲；第二，實施政治的暗殺，只能顯露本身的無恥，不啻自揭破其本身的污點與弱點，而實質上即令暗殺成功，然實施暗殺者的最終目的必不能達到。大抵卑污的份子，不惜出於卑污的政治暗殺手段，然最後終不能達其卑污之目的，且必趨沒落。所謂心勞日拙者，正是這一類人！

汪院長昨在全會開幕時演說，一則曰精誠團結永永不散，再則曰以最大勇氣負責，三則曰在艱苦中更須努力。這話都十分誠摯，十分動人。因汪院長昨被狙擊，幾至以身殉國，這一段話當然更覺動人，更將發生偉大的力量，更將深深的鑄於全國人民的心坎。現在國人繫念汪院長的健康，尤當深思這一段話的意義。而國人除敬祝汪院長政躬早日康復外，更盼出席六中全會諸君子及各方負責者同捐成見，共謀國是，本諸汪院長所致開會詞之精神，迅速商決大計，全力促其實行，病榻上之汪院長，念念不忘國家，聞此亦當欣然而忘其創痛！

敬慰汪院長

南京朝報

我們縱觀國民黨的革命歷史，這類不祥的事情實亦不乏先例，過去宋教仁先生是遇刺而死的，朱執信先生廖仲凱先生亦死於暗殺，現在汪先生遇刺，在他個人看來，原非意外之事，且亦無所怨憾，蓋既獻身於革命，個人的身家性命早已無所顧慮了。爲大衆福利而工作，爲大衆福利而流血，真正的革命家不應當如是嗎！

我們除祝汪先生早日恢復健康外，也說不出特別的話，可以慰藉汪先生，我們只覺得在今日情勢中，發生黨政領袖的流血事情，凡是有良心有熱誠的人，都會受着深摯的感動。若能由此而促醒一班無聊政客的迷夢，而毅然覺悟難邦危國同舟共濟之重要，則汪先生之流血畢竟還可得到精神上之補償。

敬慰汪院長

中國日報

比年來，汪氏以病弱之軀，際艱虞之會，不辭勞怨，備極辛劬，其犧牲精神，良爲國內外所佩仰。雖以事出倉卒，暴徒狙擊之時，而猶態度鎮定，以流血爲革命

者所常有爲所親慰，則其平時所修養者至深，誠不愧爲一代之政治家也。夫暗殺事件，爲最卑劣之政治鬥爭，反動者至此，蓋益顯其圖窮匕現之一着，一發不中，而有更加汪氏之聲望，增民衆之同情，日月之明，經風雲而愈朗，然而反動者之心勞日拙，又何益哉。

汪氏之被刺，不特益增個人之聲譽抑且更促進全國之團結，何則？其流血之犧牲，已爲反對派所感動，一也。國家危急至是，在中樞者之被人嫉恨，由此當使各方愈認識鞏固中樞之重要，二也。彼利吾國家之分裂者，方且藉此大肆其宣傳，其反映自必爲吾人自強之統一，三也。汪氏雖傷而療治有效，其必愈奮勉圖強，使國家可臻一致，當更易得一般民衆同情，四也。是則反對派所圖謀破壞吾人之團結，不特無益，且實得其反矣。

吾人敬以最誠摯之意，祝汪院長健康，且爲一般關心此事與統一前途者告。

(逸)

汪院長遇刺

東南日報

六中全會於時局危疑震撼中開會，以散處各地中委之踴躍參加，呈歷次全會人數之最高紀錄，實現精誠團結，各抒救國訃謨，斯誠國是前途一最堪欣幸之事。而卽此一線救國之轉機，亦不見容，萬惡不赦之反動份子，百方阻撓，計無所逞，遂乃出此下策，企圖擾亂。風波起於平地，禍患伏於蕭牆，則無論其兇手爲共黨，爲暴徒，或另一背景，而葫蘆中所賣者等一藥耳。區區殆無足奇而亦無足道矣！

然此不足爲汪氏道也！「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此非汪氏當年行刺載灃時之所作乎？設做東坡筆調，固當病其「不爲太公伊尹之謀，而爲荆軻聶政之計」，然青年民族愛國思想，磅礴鬱積，發洩無方，有如邇時之汪氏者，又安能不出於「溥浪之一樵！」而風氣所播，清社遂屋，較諸目前一般酒肉兇徒之受人唆使利用者，何啻高出萬萬？此汪氏以身許國之精神，蓋出自少年時已然；而其後政治生涯所以能博得一般青年之顛倒者，蓋已伏基於此。嗟夫！「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白門載望，我心煩憂；奇語汪民，其安心靜攝，俾政躬早日復原，大局如斯，尙有待乎賢者之再接再厲也！

汪院長被刺

時事新報

舉國方以最高之熱望，期待於六中全會，乃啟幕之始，中央委員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氏，遽爲刺客所狙擊，事之至爲不幸，至可痛心，寧復逾此。汪氏身受三創，傷後經過，至記者執管之時爲止，聞極良好，是爲不幸中之大幸；顧可能之危險期間未過，未許驟稱樂觀，則惟有禱祝今後經過之良好，早日恢復健全。六中全會將不以汪氏遇刺而頓挫，是可斷言。然六中全會因此而不獲逕聞汪氏之宏謨讜論，是爲絕大損失，所冀惟有與會之其他中央委員，更盡其知能而已。正兇孫鳳鳴寄藉報界，緣是而得深入會場，肆其凶暴，是在報界尤應引爲大憾，故研訊之責雖在有司，而報界之應從旁協助，進求本案案情之及早大白，退謀報界敗類之澈底廓清，是尤責無旁貸者也。

在此案情未白之時，宜無可申論，雖然，有可論者。有正兇，有從犯，先一日領出入證，後一日懷凶器而來，謂爲瘋癲，不可得也。大庭廣衆之中，流血咫尺之內，彈如聯珠，集中一人，謂非以斯人爲目的，不可得也。然則誰爲爲之，孰令致

之！夫謂爲私怨，則亦已矣，然我不忍聞我行政領袖竟以私怨而幾致殺身。夫謂爲國事歟，則我國今日之政制，非若他國之多黨而以一黨執政，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初非以一黨之領袖執行一黨之內政外交政策而代表之，以與他黨爭衡可比也；我國國政，決於中央政治會議，院長部長當然與議而不得專，抑汪氏之於會議，夙非擅作威福，一意孤行之倫也；衆議廢，汪氏不得而行之，衆議行，汪氏不得而廢之，衆議遠，汪氏不得而近之，衆議近，汪氏不得而遠之；夫既以一黨治，非以多黨治，以組織治，非以人治，則一切內政外交之責任，不在於一人，卽一人之生死存亡，無關於內政外交之根本政策；然則彼兇何憾於汪氏，一擊既中，益以再三，似必欲置汪氏於死地者，何歟！

案情未白，是不容論斷，雖然，有應推論者。國事複雜，肩國家之重任者，必爲怨府，不問任之爲誰何也；國勢阽危，雖掌政柄，誰得遽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又不問掌之者誰何也；成敗論事，旣失之隘，况在驚波駭浪之中途，成敗旣難逆觀，得失豈成定論，見解必有出入，取舍詎別是非；設以小己一時之判斷，視今日以前之汪氏爲負責獨重而以狙擊爲快者，則誰能盡人滿足，誰無異己之一人，卽誰無被

刺之危機！此風不戢，推演無窮，恐怖黑暗，國事猶可爲耶？循走而論，我八尤不忍聞我行政領袖，竟以國事而幾致殺身！

於是我人必欲以法辦本案之嚴重責任，責之有司；凶徒就逮，務必追求線索以底於案情之大白，務必判別本案之性質而清算之於法律制裁之下，夫然後今後之政治不以本案而留不可磨滅之黑影！惟恐不亂，惟恐不亡者，方求乘瑕抵隙，惟以案情予天下以共見，是被除不祥之道也。

汪院長被刺事

中華日報

汪院長遇刺受傷一事，報章紀載綦詳，輿論亦已各抒意見，吾人對此兇案之發生，除痛心之外，原不欲多言，矧案情未明，不宜推論。雖然，以兇案之轟動中外，其所震撼人心者殊深，况值六中全會開幕之際，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聲，正響激遐邇，而情勢所趨，尤不容吾人復有猶豫，乃竟發生此不祥之事變，是又吾人痛心之餘，猶不能無所感者也。

吾人對於兇案之經過，迨無可言，蓋兇徒逞惡於萬目睽睽之不，詳情至易明瞭

，造謠者絕無可以淆亂觀聽之機緣，矧兇徒多人，除就逮者外，尚有幫兇，窮緝之下，不難究得主謀，以期水落石出，此固有司之責，吾人第靜觀之可矣。就汪氏本人而論，以一革命領袖，爲國服勞，突遭暗算，亦尋常事。革命者以身許國，責任與生命，勢難兩存，從事革命之人，生死早已置諸度外，况自民國成立至今，吾黨領袖，因勇於負責，不避危難，以致犧牲其性命者，若朱教仁先生，若朱執信先生，若鄧仲元先生，若廖仲愷先生，均曾秉其大無畏之精神，以昭示於後世，又况革命以來，爲革命而流血乃至犧牲其性命者，已不知幾千百人。汪氏雖傷，平復之後，尙可爲革命而繼續努力。聆目擊者所述汪氏臨難之情，身中數彈，滿面鮮血，而神色鎮定，發音明亮，舉畢生奮鬥及其所期望於同志之無限情緒，盡括之於「我爲革命黨，結果如此，毫無遺憾」寥寥數語之中，固知汪之豁然於革命者安心立命之所在。及抵醫院，復就辦理未竟者，一人一事，一一吩咐續辦，益足見汪氏之遇變不驚，臨難不亂矣。在汪氏個人，以有病之軀，肩負艱鉅，死且不計，受傷流血，夫又何憾？雖然，今日何日？國難已萬分嚴重，國脈已岌岌可危，全黨同志，全國上下，併力以赴，猶虞弗繼，而兇徒乃於首都之內，黨部之中，莊嚴備至使命

至重之六中全會開幕之時，而爲此暴舉，危及最高行政長官，姑勿論孰爲唆使，孰爲主謀，更姑勿論其人如何喪心病狂，而迴念我國前途，則不能不使人悚然而懼矣！

汪氏以二十年冬間北上，二十一年春間入京，與蔣委員長共負艱鉅，汪蔣兩氏，深知國難嚴重，非合全黨全國之力，不足以挽救危亡，用是力倡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義，四年以來，一本此旨，奮鬥不渝，垂危之局賴以支持。勦匪軍事之得奏大功，非吾黨領袖之精誠團結併力以赴不足以致之，國內建設之得有進展，非吾黨領袖之精誠團結併力以赴不足以致之，外交內政諸問題之得以次第解決，非吾黨領袖精誠團結併力以赴，亦不足以致之。凡此，胥有賴於汪蔣兩氏之協力，用能數渡難關，以迄於茲，而克有今日舉國一致團結之六中全會與五全大會。不圖此一一中央黨部之兇案竟於此時發生，吾人於此，初不必問兇手之爲何人，主謀之爲何人，其必爲反動派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之動作，其必爲反動派破壞吾黨團結，斷送吾國國脈之大陰謀，固已明白清楚，昭然若揭矣。由此次兇案之發生，一方愈足見國事前途之可危，一方愈足見精誠團結救亡圖存之重要。本月一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汪

氏在中央黨部所流之血，蓋無一點一滴而非頻年來若干千萬痛苦積累之結晶，亦無一點一滴而非爲今後黨事國事之明炬，而示吾人以奮鬥之正確路線者也。正確之路線維何？四年以前，以精誠團結而支此日益垂危之局，今日以後，求所以救亡圖存者，惟亦精誠團結而已矣。外來之侮，其惟精誠團結以禦之，內政之爭，其惟精誠團結以弭之，舉凡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諸端，其亦惟精誠團結以應付之！吾願六中全會有以貢獻於五全大會，吾願五全全會有以見白於國人！（華）

昨日首都之不幸事件

申報

此次事變，突然發生，揣測紛紜，莫衷一是，所幸兇手三人，均已就逮，窮治研訊之下，不難得其真相。在內幕未經剖明以前，吾人雅不願輕事論列，唯有一點不能不深致惋歎者，誠以狙擊行爲，非可隨地而施。當茲國難嚴重之日，端賴各方精誠團結，六中全會集領袖人物於一堂，以共謀奠國之大計，事前接洽匪易，人民屬望正殷，而倏來此意外一擊，危及最高行政長官，以增進國是之糾紛，而輕貽外人以口實，則暴徒此舉，無論爲出於個人之逞私讎報，爲挾有背景之借軀行兇，要

爲冒天下之不韙，宜難邀時論之寬恕度。至大會諸公，對茲倉卒事變，極應臨以鎮靜態度，一方追究行兇之責任，一方廣續大會之進行，使議案討論，不致頓挫，全國人心，免於動搖，以徐俟汪院長傷勢之康復。吾人於非常激刺之餘，亦唯以此平凡貢獻，期當局之垂聽耳。

六中全會開幕日之暗殺案

新聞報

六中全會昨晨開幕，此次到會中委較衆，國人對之期望甚殷。不意莊嚴之典禮方畢，攝影甫竣，忽然發生重大之暗殺案，行政院長汪氏，身受數鎗，當場倒地，送入醫院療治，誠大不幸之事。

政界要人遭遇狙擊，在國外爲恒見之事，在我國則甚罕，而首都之地，發生此等事件，除清末外，此實爲第一次，蓋以前所謂轟動都下之紛擾，僅限於請願滋擾，甚至於毆打而已，未有如昨晨事變之類也。

此等案件，動機如何，爲人所最注意之點，自事變發生，中外消息，頗有數種傳說，惟皆道路傳言，並無確證。好在兇手已經就捕，因嫌疑牽涉被拘者亦有數人

。案情必有大白之日，當不至如其他疑案，無從追究也。

警電既傳，一時人心頗為震動，滬市商界，尤為撼盪，公債停拍，紗花麵粉等莫不暴跌，此為見於外者。其他暗中之杌隉不安，更可想見。且不特滬市如是，其他都市，或皆不免有同樣情勢。驟聞可驚之訊，倉皇失措，乃人之恆情，因警訊初傳，往往過於事實，且各種謠詠，同時並起，既不得確耗，更無從辨別，安得不紛擾。惟事實之真相漸明，無謂之驚慌，即可免除。現據京電，已經證明，受傷者僅汪氏一人，而汪氏之傷勢，亦不如初傳之甚，則商肆更可安心。滬市商界，頻年以還，屢受影響，凋零疲敝，達於極點，賴各方盡力，勉得支持，若更加不必要之紛擾，則前途又何堪設想，寧靜致遠，不能不深望於滬商界矣。

（浩然）

為不幸之事變勗國人

上海晨報

六中全會開會之昨日，汪院長忽以遇刺聞，其為極不幸之事變，固不待言，但吾人由於左列之觀點，則當更深刻認識中國此時之危機，奮起而撲滅一切反革命之勢力，加緊其完成革命復興民族之工作。

第一：行刺汪院長之孫鳳鳴曾在前十九路軍充機關槍連連長，後入晨光通訊社爲訪員，此次行刺，據其自供，係受晨光社社長胡雲卿之命。此所謂晨光通信社者，則早設於一年前，原爲有組織的暗殺機關，其暗殺之目標，不僅一汪院長，當時混入六中全會之會場準備動手者除孫鳳鳴以外尚有多人。在此情形之下，昨日之事變實有更擴大之可能，雖其結果僅汪院長遇刺，未波及他人，然共匪之欲加害國民黨各領袖，求達其破壞革命之目的，則已與世人以共見矣。

第二：目前勦匪已達最後之階段，殘匪黔驢之技已窮，無可掙扎，故有組織此種暗殺團體，希圖一逞之事實。故昨日事變之所反映者，乃共匪之已無能爲役，而共匪之無能爲役，固國家民族之大幸也。

第三：今國難嚴重，已達極點，凡有天良之人，無不努力鞏固民族之陣線，求爲國家留一線之生機。顧共匪則受第三國際之操縱，日以自毀民族陣線爲事，喪心病狂，一至於此，直可謂已失人性。吾人今後若不加緊各方面勦匪之工作，則中國縱不亡於帝國主義者，亦將亡於民族陳線之崩潰矣。

第四：汪院長雖遭匪徒狙擊，身受數彈，然其割治經過，則頗良好，此亦不幸

中之大幸。且汪院長受傷之後，神志清明，言語明晰，尙能以「不要緊」三字，慰其朋友及家人，其不辭爲革命而歷盡危險之精神，則尤足使國人爲之胆壯，蓋革命領袖具此不辭歷盡危險之精神，實爲革命。

吾人今敢告國人曰：此次不幸變故之發生，雖出一般人意料之外，而當此黨內各領袖一致團結合力救亡之際，彼不顧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徒，其必無所不用其破壞之手段，則早在吾人之意中。故昨日事變之發生，良不足異，吾人亦不必因此而抱悲觀，吾人今所當爲者，厥惟於此不幸之事實中，求獲更深之認識，並以較前更大之努力，更堅強之意志，更鞏固之團結，速從外侮頻仍，內憂不息，文化落後，經濟破產中救出垂危之中國。（委）

汪院長被刺受傷

杭州國民新聞

自「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發生以後，強敵得寸進尺，除直接以大砲飛機，實施軍事侵略而外，更利用其政治勢力經濟勢力，層層壓迫，必使我中華民族，淪爲奴隸牛馬而後已。故數年以來，舉國上下，均在抑鬱苦悶之中，而埋頭努力一心

一德於生聚教訓以爲此抑鬱苦悶謀出路者，固大有人在。然徒知諉責他人，詬病政府，而不知團結於惟一領袖之下以圖自存自強者，亦不乏人。此次汪院長等被刺受傷之不幸事件，固當爲敵人所竊喜，抑亦埋頭努力一心一德於生聚教訓者之所甚痛也。

汪院長，傷雖有三處，但據中央醫院醫生聲稱，各傷當無大礙，且汪之精神極佳，言語如常；兇手及助犯亦當場被捕，兇案不難大白。主使者果爲何人，固無待吾人之猜測。但大會於開幕之始，卽見此不幸事件，出席諸委，其將因是而益堅其團結禦侮之心，以爲整個民族出路之謀乎？方今國恥未雪，國難慘重之時，全國國民，均有擁護領袖安內攘外之決心，口舌之爭與互相推諉已不容於今日之國民；對內無謂之糾紛，自難復見於今後。吾人深信中華民族以總理遺教爲施政之圭臬，必能恢復其固有之光榮。各委員誠能互相信賴而團結禦侮，則敵國外患，未始非民族復興之機。總理謂：「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陰謀者縱能施其鬼蜮之技，擾攘於一時，終不能奪全國國人之志而阻成功之效也。吾固知出席全會諸委員，必能一心一德，在民族領袖指導之下，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

文明優秀之民族，順世界之潮流，建樹強有力之政治中心，以應當前之大難也。

汪院長遇刺

寧波民國日報

溯汪氏少有壯志，委身革命，其謀刺遜清攝政王一舉，尤驚動中外。辛亥以後，始終追隨總理，努力工作，深得國內青年及思想界之信仰。自二十年出長政院，受命於危難之際，四載以還，應付內政外交人事，備極賢勞，顧或有一部份人以汪氏年來一切措施，而未悉恰人意，深致譏評，致汪氏先後曾有二次稱病辭職，終經中央一致之敦促，仍負全國最高行政之重責。此次不幸事件適發生於國家憂患交迫危如纍卵之今日，自不免引起國內各方，紛紜揣測。但吾人敢信，汪氏之傷，縱非數日以至數旬內可以完全痊癒，照常視事，惟觀於此次會所表現之團結精神，以及中樞行政外交組織之健全鞏固，決不致因汪氏之受傷而稍受影響也。

至於暴徒之究竟有何背景，雖國人莫不異常關切，急欲得知，但內幕定必異常複雜，在兇手未明白供出以前，吾人自不願妄加推測，然雅方之陰險奸毒，希圖滅我生機，從中搗亂，無孔不入，實深堪注意！總之，此次事件之發生，實為不幸之

極。吾人除對於汪氏彌深軫念，馨香以祝其早日痊癒，勇敢任事外，並願全國上下，從此益能認清國家所處環境之險惡，戮力同心，團結一致，以應付一切非常之變！

乙，國 際

(1) 一九三二年赴滿洲調查瀋陽事件之國聯委員會領袖李頓勳爵，聞汪院長遇刺後，發表其言論如下：余深知汪氏之爲人，吾人委員團在北平與南京集議時，汪任主席，其人至爲明達，而主持會議措詞咸宜。余屢以私人資格與之相見，覺其人和藹精幹而誠摯，尤熱心於中國憲法政府之發展。其人確爲偉大人物，且爲愛國之士。現聞其遇刺，深爲嘆惜，切盼其傷勢無恙，不獨汪君個人之幸，亦中國之幸也云。(中央社倫敦一日路透電)

(2) 今晚英國各報皆以大字登載中國行政院長汪精衛遇刺之消息，凡與中國有關之各界，聞之咸深震駭，並一致稱讚汪氏爲國宣勞。當此國勢危急之秋，汪氏乃中國不易多得之重要人物，深盼其早日痊愈云。白金漢宮與外部得報後，卽表示

深切注意。國聯同志會會長薛西爾，於訪員訪問時表示深切同情及汪氏速愈之希望，其言曰：余雖不識汪氏，但凡知中國者皆承認汪君之價值，中國在此艱難之時期，不可無此人也云。（中央社倫敦一日路透電）

（3）今晨各報甚關切中國汪院長遇刺事。晨郵報外交記者稱，倫敦人士認此暗殺為甚有關之事件。每日電聞稱，汪院長之遇刺，乃南京所遇種種艱難之警告，蔣委員長在過去四年中得汪院長等之輔助，已有多大進步，以趨向中國秩序與統一之恢復。共產黨之活動，雖今夏曾一度蔓延，然迄今仍限於較小區域。至於經濟，則已有頗重要之進展云。泰晤士報稱，此案乃預有佈置的暴動，汪院長為誠摯愛國之政治家，從前致力革命，今成為南京政府中建設份子，吾人深盼因其健康而起的將來糾紛之恐慌，不為事實所說明云。（倫敦一日路透電）

（4）關於行政院長汪兆銘之凶變，外務當局談云：「關於汪行政院長之襲擊事件，外務省尚無何等公報，真偽不明。至如凶變之動機背景，全無所知。然汪院長為蔣汪政權柱石，國民黨元老，調整中日關係之直接責任者。其遇刺如果係事實，不拘原因動機如何，不惟中國本身之至大不幸事，即對於中日兩國關係之將來，

遺憾之至也。就汪氏之人格而言，想當無何等私的怨恨之潛在。（日本聯合社東京一日電）

（5）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關於中國汪院長遇刺事，談話略云：外務省方面尚未接得公電，閱報後始知之，殊令人驚異。汪院長係孫總理故後國民黨內之最年長者，故實國民黨之重鎮，對渠人格亦頗多欽佩者，有卓越之才能，為國民政府之最主要人物，因此汪院長之遇刺，實中國之大損失云。（東京電通社一日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49B

請看革新後之一

北平新報

下如點要新革

- (一) 第一版 專載中外要聞，各地特別通信，時事特寫，短評；於每週分別邀請政治經濟各方面之專門學者撰述時論。編排力求經濟，期能容納多量消息，著論力求精當，期能造成健全輿論。
- (二) 第二版 包括週刊七種——星期日，婦女；星期一，經濟往來；星期二，每週文藝；星期三，教育週刊；星期四，學生專車；星期五，國際動向；星期六，人間像；均由當世知名之士，負責編撰，目的在於讀者以正確的知識，新穎的理論，作品求堅實，趣味務求幽妙。
- (三) 第三版 現代史料月刊。系統地登載國內外各種重要材料，提供學者作專門研究參考之用。并於每星期日發刊頌曲一次，以調劑讀者之興趣。
- (四) 第四版 專載本市社會、教育、文化、體育各類消息，每日並有特採訪及針對每日新聞之一燈下閑話，并特闢絨線軟語一欄，登載各種幽默趣味軟性文字，莊諧相濟，亦俗亦雅。

日出一大張，集大小報優點之平市唯一

中型報紙

是最適於學者，學生，主婦，以及一切小市民每日閱讀。

徵求基本定戶
歡迎直接訂閱

本社每月祇收大洋四角，訂三個月，祇收一元，每日準八時前即專差送到。外埠每月另加郵費一角。
社址：北平宣內絨線胡同一七七號 電話：南局一六三三號

識知新代現供提

329

中華書局發行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每册定價一角

中華書局發行